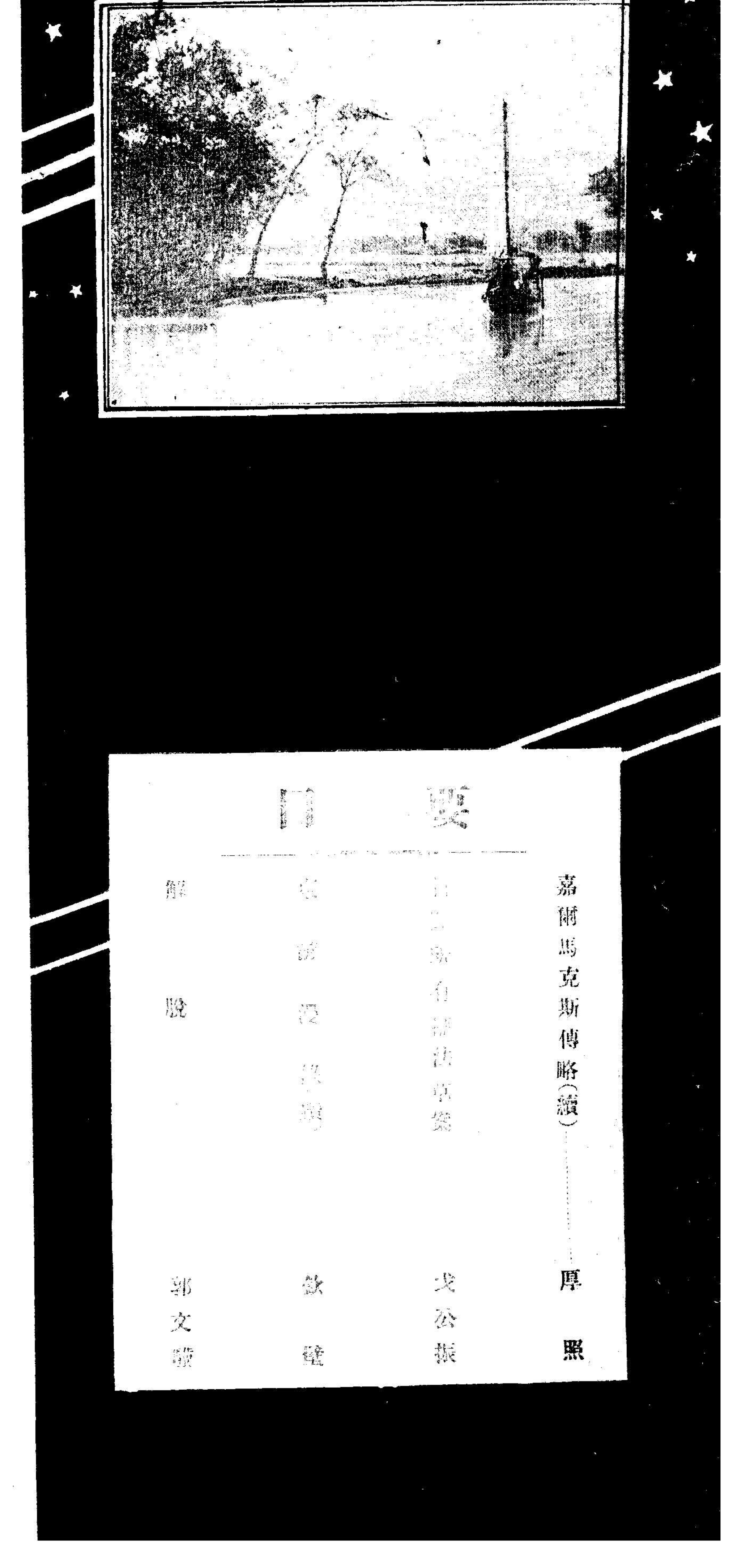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四日出版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三十四期



要目

Vol, IV No. 34 SEPTEMBER 4 1927

KUOWEN WEEKLY.
ILLUSTRATED.

嚴慎予鬻書

海甯嚴先生以六法自娛成一家妙格文章既馳其令譽經緗自逸乎羣倫鬻書非志投刺盈門人識米顛酒酣草聖亭藝林十載之清名却洛下千金之厚贈同人等久接麈談益欽風節浼以著作之餘閒結古歡於金石幸獲所求爰訂此則同登寶晉之齋藉作換鵝之帖

楹聯堂幅屏條五尺各六元每加一尺各二元
榜書每字二元一尺以外每字四元
扇冊每件二元
壽屏碑誌另議 泥金加倍 潤資先惠 磨墨加一 十日取件

王一亭 李浩然 袁履登 虞洽卿 胡樸安 葉楚傖 褚慧僧 方椒伯 胡政之 沈聯芳 楊千里 王西神 錢新之 王省三 嚴獨鶴 同啓

收件處 望平街國聞通信社 望平街民國日報館 浙江路華豐印刷所 新北門永安街源泰豐號 大昌元九福堂及各紙號 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

律師李景光通告（通字百七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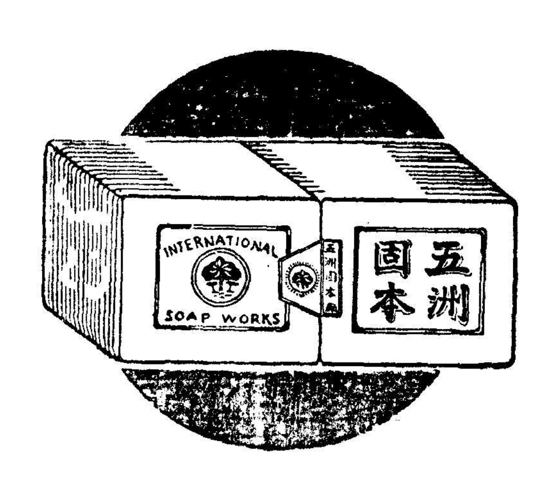
本律師茲受大華飯店德義樓飯店謙盛祥綢緞莊正興德茶莊北方影片公司滬海影片公司電影雜誌會寶金店久大皮革公司會建昌煤礦海外督辦處直隸電政監督處北京天津電話局善堂聯合會婦孺救濟會新華池滌塘榮興池滌塘守記號洪泰成號美豐公司恒興銀號源豐叫賣行仁記洋行實豐洋行美記洋行同源紙烟公司順記紙煙公司華北新聞新天津報華北晚報北洋書報天津新聞時聞報天津時報評報民心日報大中華商報啓明報救世新報現世報京津快報婦女雜誌晨午晚各報社新聞記者聯合會民意捷聞各通信社新德里忠信里忠恕里曜華里各房產公司新明大戲院陶園瑞園各遊藝塲先後聘爲常年法律顧問接洽處法界梨棧接洽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星期日休息事務所英界廣東路西頭電南局一七五並無鐘點及星期之限制不須介紹人不收談話費勝訴不不索酬費敗訴退回公費但非直接辦理决不負責



完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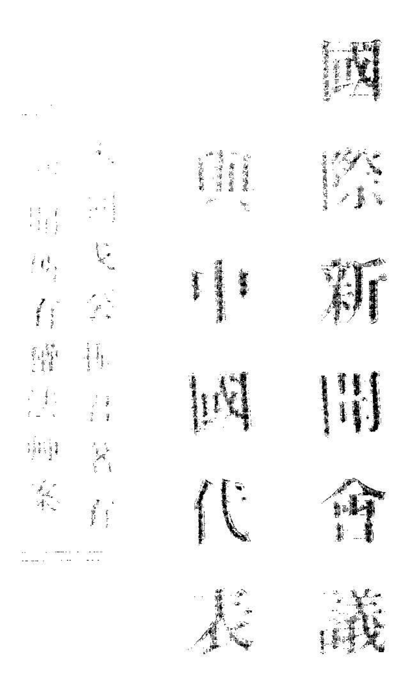
製造廠 上海徐家滙 五洲固本廠



固本肥皂
氣味芳香
凡我同胞
一致購用
杜塞漏卮
萬衆一心

原料純淨
去垢迅速
合力提倡
時刻莫忘
國富民强
邦家之光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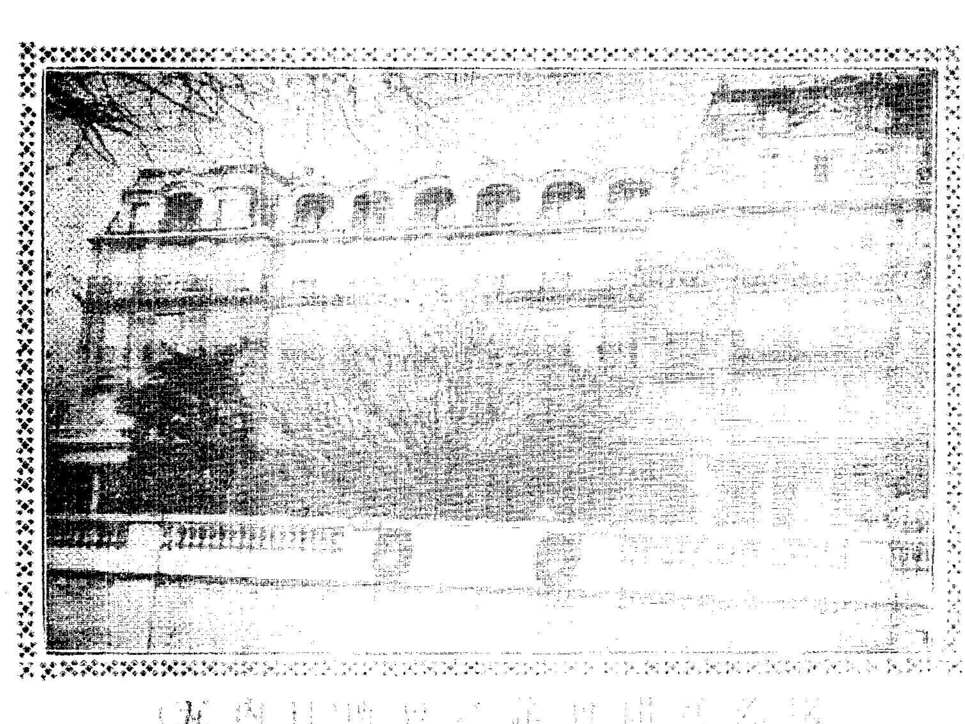


國際新聞會議與中國代表

我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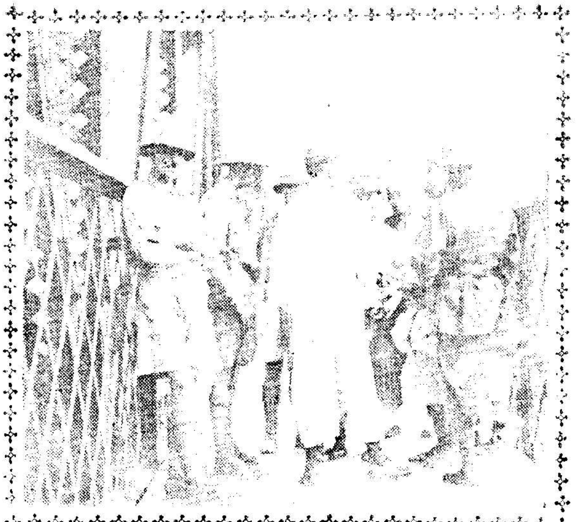


戈公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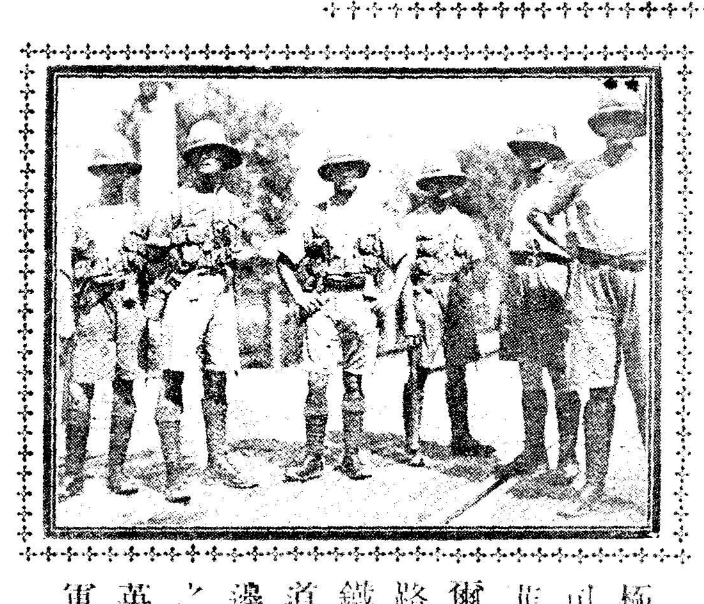


國際新聞會議之會場(日內瓦)

滬杭斷路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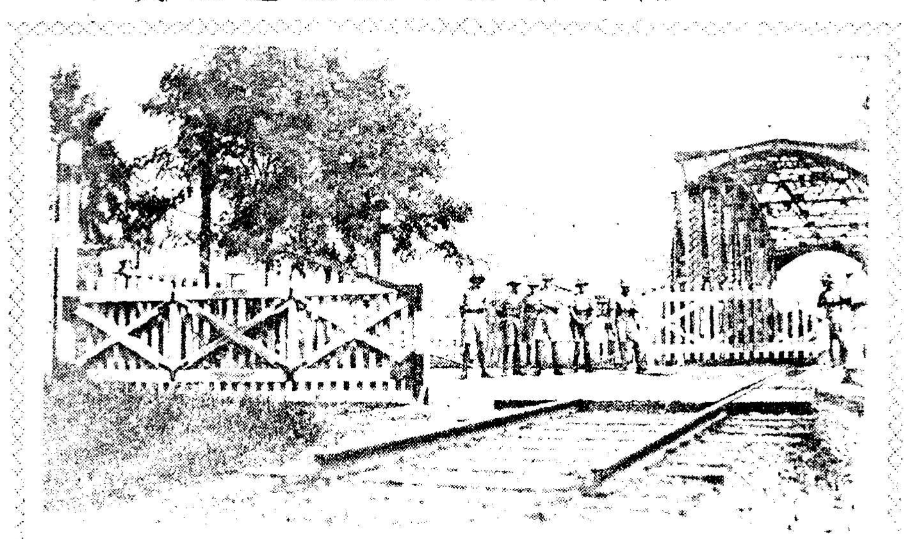


梵王渡路橋之英軍



八月十七日上海英軍飛機落江灣被滬當局扣留機囂英軍即拆斷滬杭路以爲要挾次日由日本軍官調停始得解決

極司非爾路鐵道邊之英軍



拆斷路軌之一節

國聞週報

第四卷第三十四期目錄



嘉爾馬克斯傳略（續）

厚照

（七）

公共黨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s 在近代史中。其影響之大。關係之鉅。世人當無不知者。至其最末一語。所謂世界勞工其合而爲一 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者。則近世社會主義之呱呱墮地聲也。故尤爲人所樂道。然學者欲識其眞。仍當躬自求之全文。原著係德語。凡二十五頁。(octavo) 今譯本徧世界。得之不難。茲略述其要義。以明作者當時思想。馬克斯撰此時年三十歲。因格爾年二十八歲云。

宣言謂原始種族。土地共有。本係公共制。自此制解紐以來。所有一切成文歷史。無非階級鬬爭史。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即壓制者與被壓制者。互相鬬爭。其鬬爭紀載。即是社會實錄。亦即是文明實錄。此其所持之根本原理也。更進而論證之曰。自由民與奴隸、貴胄與平民。公侯與臣僕。行長與學徒。一言以蔽之。壓制者與被壓制者。彼此始終立於反對之地。明爭暗鬬。無已時。其爭鬬之結果。非社會爲革命的改造。則彼此同歸於覆敗。此數言者。已足括盡前史。繼則指出近代之所以異於往世者。往世階級甚多。各級之下。復有等差。近代則階級日以單純。漸成兩大階級對峙之勢。即資本階級與雇賃勞工階級。所謂波爾覺阿與蒲羅勒塔 Bourgeouie and Poroletariat 是也。近代之波爾覺阿社會。本萌孽於中世之封建社會。其所以變而至是者。即由於生產方法之改革。此種議論。自今觀之。良不足奇。而在八十年前。則創聞也。宣言之要義在此。其功績亦在此。蓋前此從事社會運動者。俱執觀念說。純視爲道德問題。謂現存之社會制度。乃罪孽之果。以正制邪。以善化惡。故主改易而不主抵抗。抵抗則又陷入惡道故也。及倫理

之說。略無效驗。勢又不能不出於破壞。則祕密之行爲。暴烈之手段尙焉。逮至破壞。而社會情況。與舊日終無毫髮之異。此馬克斯與因格爾所爲澈底反對。而公共黨宣言之所以生面獨開也。

宣言謂波爾覺亞之代貴族而起。與蒲羅勒答之繼波爾覺亞而興。其盈虛消長。皆爲必然之勢。所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是也。而近代波爾覺亞之有造於人類也尤鉅。波爾覺亞非隨時改革其生產手段。無由自存。生產手段改易。社會一切關係。亦隨之而變。而舊有之工業階級。又常欲保持其故態。於是社會狀況。爲之隉阢不安。此不安者。即是波爾覺阿時代之特徵。所以別於舊時代者也。在此時代。舊有牢不可破之關係。俱一掃而空。新所構成者。轉眼亦化爲陳迹。凝固者忽而烟銷。神聖者忽汙穢。結局、人於生活之實。物我之誼。亦不得不怳然有以識其眞。又謂波爾覺亞以榨取世界市場之故。於是使各國之生產消費。俱含世界性質。國家工業。因之破壞。代而興者。原料之供給。既不限於國中。生產之消費。亦須求之域外。吾人之要慾。遂非本國出品所能滿足。一變閉關自給之風。演成列國互市之局。於物質然。於智識亦無不然。一國之成績。即世界之公器。自私之見。褊狹之懷。日以無用。世界文學。由此而興。又波爾覺亞以生活手段之進步。與交通方法之靈活。遂併極鄙野之國民。亦牽引入於文明之域。廉價之貨品。即其使用之重砲也。支那之城壁爲之摧。蠻人排外之見爲之破。遂使各民族雖懷滅亡之痛。亦不得不採用波爾覺亞之生產方法。自行製造所謂文明者。直言之。即相率而爲波爾覺亞已耳。波爾覺亞又使鄉村麗於都市。造爲宏大市鎭。人皆隨俗雅化。樸質椎魯之風。浸以無存。波爾覺亞又有集中之用。人口也。生產手段也。由散而聚。由分而合。財亦歸於少數人之手。其必至之結果。則政治集中是也。地方之獨立者與其連結不切者。則自成一國。以舉其集中之實。波爾覺亞百年之間。成就如此。而工商業發達之結果。生產過剩。成爲通病。波爾覺亞社會遂爲之混亂。生產力不復爲波爾覺亞開拓。日轉爲其桎梏焉。波爾覺亞爲全其存在之故。一面努力破壞生產力之團結。一面力謀新市場之克服。

而榨取益甚。勢亦愈危。波爾覺亞始岌岌不自保矣。同一武器也。波爾覺亞向之恃以摧破貴族社會者。今乃成爲自殺之具。波爾覺亞不特日磨厲之。又造爲社會階級而授之以柄。其故、則資本主義基於雇賃勞働。雇賃勞働又基於工人之互相競爭。此定律也。而勞働競爭又屬於小規模生產。必其工人較爲隔離而後可。自大規模生產發達。工人烏集鱗萃。則共甘同苦互助協作之觀念生。於是聯而爲組合。旣以防禦資本家之壓制。且進而攻擊之。以求改良其現狀焉。其爭也不必定勝。勝亦不必定有若何重大關係。然亦旣時復勝利。積日累月。其勝利之眞正結果。乃不在其直接所獲。而在其組合之日以擴張。工人之由分而合。由散而聚。由許多小羣之地方鬬爭。變而爲一國民之階級鬬爭。固皆資本主義之厚賜。而波爾覺亞之偉烈也。不甯如是。工人之組織。又循此一變而爲政治力。即由組合而成爲政黨是也。其政治上共同利害之發展。雖較經濟方面爲延緩。阻力亦多。然其運動進而愈烈。愈固亦愈有力。波爾覺亞間意見乖異時。又每引蒲羅勒荅以自助。授以種種政治上之教育與訓練。蒲羅勒荅亦即以此爲對付波爾覺亞之用。至是其鬬爭已爲公然之事實。更無祕密之要。故公共黨亦以隱匿其目的與其意見爲恥。公共派鮮明之目的。即在完成社會革命。然而謂革命者。非其方法。乃其結果也。此結果以平和手段得之。抑以武力得之。於其革命之義。略無增損。結果謂何。即變更社會關係是也。詳言之。即使社會之生產力成爲社會財。一泯階級之別是也。然此革命應成於蒲羅勒荅之手。其步驟即先由蒲羅勒荅取得治者地位。然後憑藉政權。循序 by degrees 剝奪波爾覺亞之一切資本。將所有生產之具收而隸諸國家。以發揮生產力之全量。但所謂社會革命須成於蒲羅勒荅之手者。其解釋毋得過狹。第一、在資本主義發達時。工業與資本操諸少數人之手。多數資本階級欲維持其存在。勢不能不與蒲羅勒荅携手。然社會關係不變。此類小資本家固終無自全之理。結果亦將化爲蒲羅勒荅。故始也不過一種反動。意在恢復或保持其原有之地位而止。卒不可得。則轉而顧慮其未來之利害。從事於社會革命

馬。勞工運動得此新要素。乃大有所啟發。而日以繁昌。第二、階級鬬爭既烈。現存社會明明不可支持。即在治者階級中。亦有折而與蒲羅勒苔合力。以與其所屬階級鬬者。亦猶貴族社會之將亡。貴族中之加入波爾覺亞以顛覆其社會者。實不乏人云。

以上所說。宣言之要義略具。至其主張節目。與駁斥他派之論。既無關宏旨。此亦不暇備述。獨不可不更贅數言者。宣言所有主張。本意在改良勞工者之現狀。非將益陷勞工者於窮境以圖一逞也。而論者每謂愈窮愈墮落。則社會秩序之顛覆愈速。革命愈爲有望。是社會主義無濟於困窮。而困窮轉大有造於社會主義也。實則、人之窮極而墮落者。舉不足以言社會革命。宣言視此爲危險階級。謂是社會之泡沫。乃舊社會最下層所吐棄之被動的腐敗份子。隨在可捲入蒲羅勒苔之革命運動中。亦隨在可爲反動者利用。爲其生活狀況所迫。不得不爾也。夫欲革命鬬爭持久而有效者。於體力智慧道德。皆不能無所要求。使人皆窮不自聊。無所不爲者。則亦何望於社會革命也哉。

（八）

公共黨宣言之要旨。略如前節所述。而世之詆毀公共主義者。每謂公共黨主張公產公妻之制。取宣言中片言隻句以爲論證。甚且引其說而易其辭。聞者弗察。易爲所欺。實則宣言中第二節論婚姻財產事。早已留意及此。蓋此類悠謬之言。不自近始。孛西蒙當日即負此謗。其徒曾於一八三〇年爲一書以辨之。公共主義繼之而起。人又以攻擊社會主義者。攻擊公共主義。誣罔孛西蒙者。誣罔馬克斯。蓋惟此爲足以聳聽也。而宣言則辨之晰矣。

宣言之論財產問題也。謂過去一切財產關係。莫不隨歷史以俱變。封建社會變而爲波爾覺亞社會。封建財產。即因之廢除。其明證也。故廢除財產。並非公共主義之特殊形態。公共主義形態之特殊者。在廢除波爾覺亞財產。蓋近代波爾覺亞之私財。即資本。純由榨取雇傭勞働而成。階級衝突。實其根抵。公共黨所號爲廢除私財者指此。非謂個人辛苦所獲。其自由、其活動、其獨立、所賴以維持者。并毋許据爲己有也。且也小農微藝

之舊式財產。自工業發達以來。已大爲之破壞。其僅有存者。亦方且破壞之而未已。是何待廢除。至雇傭勞動些須之獲。僅足延其生命。留供波爾覺亞榨取之用。又安得餘財而廢除之。若資本則非合衆人之力不爲用。其性質本爲社會共生之財。非個人所得而私。而波爾覺亞乃据爲已有。則廢除之也。孰且不宜。故廢除私財。非廢除個人之財。乃廢除資本財之謂。以資本支配他人之勞働。以勞働專爲他人造資本。此乃私有制之惡性。公共黨之所欲廢除者。即此惡性。於私有制本身無與。夫私有制之設。固以維持人類生活而繁衍之也。公共黨決無廢除之意。宣言亦既懇切聲明。世乃以共產爲病。共產之聲盈天下。求其說於宣言。不過變資本爲公共之財已耳。且爲之鄭重叮嚀曰。變資本爲公共之財時。個人之財。不因是化而爲社會財也。苟明此義。則共產與廢除私有權。亦復何涉哉。共產也。廢除私財也。事同言異。在宣言各自有說。讀者毋得獨据此名。望文爲訓。

宣言論家族關係。謂波爾覺亞。使婚姻成爲一種買賣。家族構成。惟利是依。資本主義銷滅。此種家族生活。亦將隨之銷滅。反對者割裂其辭。以爲宣言謂家族將與資本主義幷行銷滅。是公共黨不獨主張銷滅資本主義。乃幷家族而亦主張銷滅之也。共妻之說。亦即由此而興。夫賣淫、舊有之公妻式也。宣言有曰。今之生產制而廢除者。由此制發生之公妻式。即賣淫、兼公私娼言。必與俱廢無疑。足知公共黨之主張廢除資本。亦即以廢除公妻。宣言更有切至之論。謂波爾覺亞社會之惡習。爲富爲名爲社會身分而結婚者。亦一賣淫式也。其可醜且視賣弄風流招搖過市者爲尤甚。是公共黨不獨欲廢除公妻。且幷欲廢除近代婚姻之惡性。而世乃以廢除婚制誣之。亦猶公共黨欲廢除近代財產之惡性。而世遂誣以廢除私有權也。郢書燕說。黑白倒置。若而人者。殆非有愛於婚制。有愛於私有權。特欲保存其惡性焉已耳。然馬克斯以來。執公共主義者。異論亦稍多矣。不必反對者始有矯誣之辭。支離之說也。學者欲識其眞。當自就宣言求之。世論紛紛。未可盡信也。

（九）

一八四八年二月共產黨宣言出馬克斯則又復作巴黎之客矣。蓋君自倫敦歸比。公共黨同盟本部。亦隨之遷布魯塞爾。比政府大懼。於是逐君。時法國革命政府建立。君之故人福諾根 Ferdinand Flocon 居樞府。請由政府迎致君。君由比來巴黎。顧佐 Guizot 則經比逃往倫敦。顧佐者。法首相。三年前逐君出法境者也。人事反覆不可料如此。臨時政府中。與福諾根同趣者有勒魯羅林 Ledru-Rollin 布蘭克 Couis Blanc 布蘭克請以赤旗爲國徽。赤旗共公黨標幟也。主用舊三色旗者。衆則飾以紅薔薇示調停。一時紅薔薇旗與瑪色列 Marseillaise 之歌。傳徧歐土。英奧瑞士等國。革命運動。所在蜂起。雖向不識法語爲何物者。亦狂叫 Vive la République （共和國萬歲） Vive la France （法蘭西萬歲）不止。而法人之歡欣鼓舞。更不可名狀。游行也。集會也。演說也。唱歌也。觀兵式也。慶祝會也。放烟火也。種自由樹也。無晝無夜。疲於奔命。而巴黎人狂熱尤甚。政府當局。煩擾忽遽。更無寧晷。以布蘭克之傾心於公共主義。馬克斯居巴黎。布蘭克竟無暇與君相見。其倥傯可想。君則澄心靜慮。考其成功之由。推其轉變之勢。慨然知波爾覺亞之方興。而急進者之興高彩烈爲無當也。乃大譏訕之。冀有所憬悟。更力戒德人之亡命是邦者。毋妄動。方是時也。全歐之人。俱爲二月革命所激盪。德人於此掀天大浪中。寧能自攝。則君之裁抑而慁勉之者。至不易矣。詩人赫爾衛 Georg Herwegh 君之舊好也。組織革命軍。謀襲德。靑年爭附之。君力斥其謬。羣謂君怯。君弗顧。而攻之愈烈。公共黨中人。亦多以君故。謝郝爾衛。艸檄移故國。謂德國公共黨所要求者。在廢王政。布共和。給議員薪。封建財產爲國有。鐵道運河汽船等交通之業。毋許私營。限制遺產承繼。課收入以累進重稅。廢一切國產之負擔。建國立工廠。設勞工保險。謀自由教育之普及等。上列諸目。大抵皆見於公共黨宣言。德國公共黨於此特更向其故國工友。愷切敷陳。以示其所重在事實。不徒尚感情。亦不徒爭理論也。爾來德國社會立法。日以發展。諸所條舉。次第施行。即在當時。承二月革命之風。英奧瑞士。一時俱靡。比較所獲。德亦獨多。而赫爾衛之革命軍。一入巴丁 Baden 立

即潰散。然後怯者知馬克斯其成就乃爲不可及也。夫專制政治。波爾覺亞與蒲羅勒苔公共之大敵也。去此大敵不能獨任。故合力以當之。然其合也。亦暫而已矣。所望既達。勢當復分。其利害本不相容故也。而在革命成功之後。大敵既去。波爾覺亞常出全力以制蒲羅勒苔。蒲羅勒苔則因革命獲得政治武器。與之抗爭也亦力。故革命之結果。非平和。乃社會鬥爭也。然蒲羅勒苔於政治向非所習。苟爲之率者。眩於一時幻象。狂惑瞀亂。而不知所以導之。則亦終爲波爾覺亞所制而已矣。馬克斯淹留巴黎者兩月。目光炯炯。惟注於此。既時發危論。以促法人深省。而大勢則於波爾覺亞日利。君尋歸哥諾古勒Cologne且自爲其國之蒲羅勒苔謀矣。君歸而巴克寧尋至。巴克寧君之故交。亦赫爾衛之老友也。君以赫爾衛組織革命軍故。攻擊不遺餘力。巴克寧傷歎之。及來哥諾古勒與君論茲事。君不稍屈。巴克寧大憤。拂袖竟去。謂自今不復更與馬克斯言。然馬克斯之攻擊赫爾衛事也。非其人也。一八四七年君之攻擊隈林亦然。曩時巴克寧亦大爲隈林張目。蓋君重事理。巴克寧則尙感情也。後一八七一年巴克寧紀赫爾衛襲德事曰自今思之吾不得不以馬克斯因格爾爲然。當是時惟二君信能重其事云。

新聞所有權法草案

戈公振（自日內瓦寄）

科學進步。傳遞消息之方法愈多。如電報。電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及長距離電機攝影等。今次第爲報界所利用。故新聞記者之探刺消息。常於一分一秒間。競爭先後。

大氣之中。滿佈新聞。以待人取。故謂此新聞。應屬何人。於理殊有未安。然經驗宏富之記者。每能利用其推理力。捷足先得。是其所費之心思與財力。有應受尊重之價値。此所以新聞所有權問題。成爲歐洲報界討論之焦點也。

我國報紙程度幼稚。向未注意此問題。然此種不正當競爭之事實。則固數見不鮮。爲早報晚報之互相抄襲。轉載同時出版他報上之電報。從無線電中竊聽新聞。關於文藝作品。則改頭換面翻印者。更司空見慣。並未聞有起而糾正之者。數年前。上海各報。因路透電社加價。拒而不用其稿。但又從西報上翻印。致引起該社之干涉。由斯言之。我國報界。爲彼此利益及免蹈覆轍計。對此問題。今已不容漠視。

國際聯盟所召集之報界專家大會。將於八月二十四日在日內瓦舉行。事先曾召集通信社及國際記者兩委員會。討論大會議程。兩委員會報告書中。均以新聞所有權爲最關重要。且屬於專門問題。請國際聯盟秘書長。交法制公佈兩股擬具草案。留待大會討論。作者爲被邀參與大會之一份子。因迻譯大要。以供我國報界之研究。

（甲）概念

A 新聞之保護應有直接的

搜集及傳播新聞之職業。爲與他種活動相類者。關於此項已經成立之保護法。應即推行於報界。如文藝的及工藝的所有權是也。

一、文藝所有權。 小說。短篇文字。論說各種著作家。業經承認其著作保持所有權。非得允許。他人不得翻印。因此對於報紙紀載之保護。有引用文藝所有權之可能。

然在實際上。此項辦法。對於報紙紀載。尚不免有參差之點。文藝的科學的及美術的著作。其形式由著作者決定。有若干著作之全部價値。乃由其形式發生。換言之。即在文藝所有權上。因其章節次序及用字之不同。而表顯其特殊性。至於報紙紀載之價値。完全在事實。不在形式。式式上或全部變更。而事實則爲一個。以保護文藝之眼光觀察。爲報紙紀載有已在他處發表者。因其形式不同。即不得認爲翻印。自他方面言之。從報紙紀載形式上之表現。固可認之爲文藝的作品。但引用文藝保護法。未免有過嚴之弊。報紙紀載在長時間內。固可不許翻印。但從反面觀察。並

無充分理由。則報紙紀載。在相當時間之後。應許一部份或全部份任人轉載。

保護文藝所有權之章程。倘以同一名義。而實際已分二類者。方可引用于報紙。然此種牽强附會之界。究何所取乎。

二、工藝所有權。　爲印刷而搜集新聞。應認爲實業之一部份。蓋其目的在出售也。實業保護法。能引用于報紙乎。如引用商標及製造品之保護法。以保護報紙。在邏輯上。頗不合宜。蓋商標及製造品。爲代表發明之物。其物主享有絕對的長時間之權利。至新聞則完全與之不同。新聞之自身。只包含一種事實之知識。不能爲專利之目的物。此種事實。不久人皆知之。以情勢言。人皆可以利用之。且無論如何。人人皆有直接了解此種事實之權利。吾人之所願取締者。僅爲不正當利用他人調查之結果。苟新聞而具有產業權利。則此種權利。與實業的大不相同。

在字義嚴格上論。利用他人所得之消息。固當認爲不正當競爭之行爲。根據不正當行爲之意思。可以成立一新聞保護法。但不正當競爭一語之概念。以商業的工業的事實而論。只可應用于商業上工業上之財產。海牙公約第十條附件。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日修改後。解釋不正當競爭之行爲。謂「違反在工業上商業上誠實之習慣。謂之競爭行爲」此語對于翻印不正當所得之新聞。當然可以引用。又謂「無論用何方法。使競爭者之出產混亂時。」「在營業期中。使競爭者之出產損失信用」　上述不正當競爭之概念。引用于轉載新聞。殊不適當。

根據此種理由。對於新聞之保護。似以立一直接的法律爲佳。蓋在事實上。具有特別性質。應繼此種保護法。可達到特別目的。此新聞保護法草案之所由來也。

B、草案之目的　草案之目的有二。(1)使通信社及報紙。對其獲得消息之工作費用發行。可以完全享用。(2)關於公開消息。及經多數報紙之翻印。不令妨礙。因對於此種事實。如加以保護。則將與公共利益衝突。爲輿論所不容。

(乙)條文

第一條　通信社報館及爲搜集傳播新聞而設之機關。對其所獲消息。享有暫時之權利。

第一節　新聞之自身

第二條　含有公佈性質之新聞。其價值在乎新奇。而與發表之形式無關。

第三條　新聞之印刷

若通信社或報館。未經某企業供給而直接或間接于其傳布新聞之際。或接收之後獲得者。該通信社或報館。非經按照章程獲得此項新聞之企業之許可。對於任何新聞。不得印刷。

第四條　特載

消息經報館或通信社之原稿披露之日。在□□□小時以後。凡報館及通信社。除同時由自己活動而獲得者外。對於他項報紙披露之新聞。不得轉載。

第五條　懲罰

違反第二條條文者。應科以罰金□□□。違反第四條之文者。應科以罰金□□□。

至因此所受損失發生之民事責任。及因此發生刑事責任。均另案辦理。

第六條　證據

爲獲得本法律之保護。原告必須證明在確定時間。持有此項消息之必要證據陳述傳遞消息之方法。接收之日期及他項同類情形以證明爲無所有如郵政電報局公文執照及說明書等是。

被控非法披露新聞者苟能以同一證據證明其消息之由來。或其宣布係在法定時期消滅以後。應即免訴。

第七條　誣告

原告之要求。認爲非出善意。或輕率妄告。應科以罰金□□□。其因此被判賠償之損失。不在其內。

第二節　報紙論說

第八條　論說之一部或全部。苟非超過行數□□□。得按下列情形。允許轉載。

(1)經報紙印刷以後。或該報自送小樣者。

(2)論說之由來。必須敘出。

第九條　在報紙發行以後□□□小時。論說得全部轉載。惟對於原文。不得修改。論說之由來亦須敘出。

第十條　違反第八條第九條條文者。科以罰金□□□。

第十一條　此項條文與著作者所有權。不生妨碍因報館或著作者。得按現在存在之法律要求著作所有權。

德國之新舞

（經伯）

德國的跳舞界素來是沉靜着的。近日突現蓬蓬勃勃氣象。社會的流行品。就是跳舞了。自從柏林鈕仕君組織五點鐘茶會後。(Five Oclock Tea Party) 各界士女。利用晨光熹微。空氣鮮潔的當兒。都趨之若鶩。五點鐘茶會的嚆矢。是設在百花飯店的屋頂。登臨其上。胸襟爲開。各地步後塵的。也爭相創闢。喧闐還是極盛。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可以養成高興良好習慣。(二)綏舞能活動血脈。晨舞共二種(一)哥爾搭舞。(二)却爾司登舞。據說係詩人某匠心獨製的。舞時進退自如。頗有益於身軀。

霍爽寧股。是德國著名體育家。在柏林新聞紙上發表一篇關於舞蹈的文字。他說「舞蹈是藝術的命根。發展個性。活潑身心的無上工具。總之。我們要儘量去享受他。國家沒有享受舞蹈的精神。這國家就是危險的國家。人民沒有舞蹈的樂趣。這人民就是被壓迫的人民。這國君沒有提倡舞蹈的毅力。這國君就是暴虐的昏君。所以從一國的舞蹈觀察。就可以斷定他的文化藝術進步了。」上面的話。未見描摹過火。但是也可窺見德國人提倡舞蹈術的一斑了。

現在德國各團體表演遊藝。都加入舞的一項。柏林市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闢了許多寡婦跳舞會。組織的緣起。是有一位貴族夫人。深感香閨寂寞。往往觸景生情。引起無窮感喟。所以鳩集同病相憐的寡婦。成日價在舞態翩翩裏。待伊們生活。消消胸中塊壘罷了。



參考資料

轟動世界之沙溝樊澤地案經過

美國麻省省長之判決書

記者

美國處決二工人案。轟動全球。本報上期大事記中。曾紀其事。按沙溝(Nicola Sacco)為一鞋匠。為社會黨員。樊澤地(Bartolomeo Vanzetti)為一魚商。此二人者均意大利人而入美籍者。此案之起因。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美國麻州斯來脫毛里爾製鞋廠收賬員巴孟脫及其保衛員般拉台兩氏。在本州南腦樹村中被盜五人用手槍擊斃。所收賬款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元五角一分均被刧。盜坐汽車而逸。未幾聯邦檢察長巴爾滿從事搜捕赤黨。沙樊二人亦在捕中。以其有此案之嫌疑。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號歸案審問。同時一般急進派均為沙樊辯護。而反赤派亦劇烈爭執。但所藉以證明沙樊犯罪之證據頗為可疑。蓋同時證明該案發生時。沙樊二人均不在當地之證人甚多。但法庭於是年六月十四日。宣判沙樊殺人罪成立。於是全世界救助沙樊之運動紛紛而起。且提出沙樊並未參加本案之新證據。然審判長柴耶氏出自波士頓一舊家。生性頑固。以專制著稱。悍然拒絕復審。爭持數年。法庭方面為保全顏面起見。有不能下台之勢。遂不顧一切。於本年四月九號下死刑之宣告。刑期定於七月間。旋又有人呈請麻州州長福勒氏寬赦被告。福勒復請哈佛大學校長魯惠氏。前法官格等脫氏。及瑪省理科學院之斯脫拉發氏三人組織顧問委員會研究此事。委員會於招集許多證人聽其證述後。報告福勒。福勒乃於八月三號核准死刑。當此案爭持之際。美國各有力報紙如紐約世界報及新共和報均揭載關於本案許多證據。自公平之頭腦觀之。實足為沙樊二人並未殺人之證明。茲搜集美國麻省福勒省長對於沙樊案之正式判決書。以供研究此案者之參考。

該判決書云「一九二零年四月十五日某工廠生計員及其護送人。在麻省腦樹地方。中途被刧。並慘遭謀斃。是年五月十五日。沙溝及樊澤地二人被捕。旋經訊問。犯有暗殺罪。判決以後。繼以七次動議復審。二次上訴。皆經受理。而終被駁斥。在審理此案以前。發見樊澤地曾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麻省橋水地方。犯有企圖盜刼罪。被捕判決監禁十五年。

本年五月三日。被告律師。在省長處上訴。此為余與本案正式發生關係之始。此項上訴。係按照美國憲法上所規定之辦法。余倘若發覺其中有誤。或判決不公等情。自當秉公辦理。決不有所偏私也。

余覺世人對於此案之判決。究竟公允與否。頗有懷疑者。故以為最好另

組一獨立委員會。調查此案。將調查所得報告於余。以因余能力之所不逮。然最後之決定及責任。日後仍在余也。

至於此委員會之人選。不但擇其本身事業爲社會所知名者。且須擇其知識淵博。大公無私。爲人所恭仰者。故余敦請哈佛大學校長羅惠爾氏。前任法官格蘭脫氏。麻省理工大學校長司脫萊登氏充之。三人受聘之後。毫不遲疑。即開始調查。獨立開會討論。盡兩月之力。彼此一致作一結論。與余之結論初無二致也。公衆對於以上諸君大公無私之服務。應表示感激焉。

法庭對此案之手續。可分爲兩部。(一)由法官柴耶氏主席在法庭之審問。(二)以後屢次請求複訊之受理。以上各項手續。皆受該犯之友人及其律師所攻擊。

攻擊法庭審問者。有二種形式。(一)力言二人之無辜。並無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其有罪。(二)力言審問之本身。已屬不公。

攻擊審問之手續。及重訊之動議者。則謂法官已有偏見。對於各項動議。決不能予以公平之考慮。

余進行訊理此案。先提出以下各問題。

(一)法庭訊理公平乎。

(二)該二犯應享受覆訊乎。

(三)彼等究竟有罪或無罪乎。

對於第一問題。申訴者則謂被告之所以被控及被判者。係以爲無政府黨人。事實上。彼等乃藉無政府黨。而解釋其嫌疑之行爲也。彼等之律師不服法官柴耶氏之勸告。決定辯護彼等係無政府黨人。携帶武器。係以自衛。並擬於晚間十時。開始收集激烈文字。並託辭係救其友人。

余曾與當時之陪審官十一人。商量此事。僉云法官之裁判。至爲公允。對於此案。毫無私見。所陳之供辭。稱法官具有偏見。余觀法官審理此案之經過。毫無偏見之可言。因該法官在有充分證據之前。對於二犯之有罪與否。初無成見也。

有謂當時法庭之情形。對於二犯。具有偏見者。然經余向當時之陪審者及其他人等。細加研究。殊無證據以完成此說。余見所有當時之法官。皆忠實之人。並不欲陷二人於罪。無奈正據充足。殊無能爲力。故余意以爲審判並無不公。

余又曾讀本案之記錄。及詳詢各證人。以便從其他方面。研究此案之判決。究竟公允與否。結果余從各方面觀察。仍不能見此案有何不公之處也。

第二層理由。即新發見之理由。是否可允以重審。自本案判決以來。該犯之律師。在法官柴耶氏之前。提出七次動議。要求重訊。其中六次係根據新發見之證據。但皆被否決。

余曾詳細研究各次之動議。及援助被告之措詞。以觀其中是否有充分理由。可允該二犯以重訊之機會。不幸毫無理由。且足見當時主席法官之拒絕重訊。實大公無私也。

大理院接讀四次動議之上訴文。並有機會一讀與上柴耶法官相同之呈文。亦不允維持被告律師所提出之要求。余本人爲調查是否有罪問題。曾詳細考慮此項動議及證人之供辭。

至於麥迭羅司之供辭。余以爲毫無緊要。一般人以爲麥迭羅司承認此案。係彼所爲。惟經余盤詢。麥氏不但不能追述當時之詳細情形。且對於犯案之地點。亦不能說明。麥氏又稱政府曾加以欺騙。故意欲欺騙政府

也。因當覺地方檢察廳對。於其同案內另二犯人判。以監禁而。判其死刑殊爲不公平。於謂其對於南腦樹地方之凶殺有關。余敢必其不然也。本案時逾六年。各證人中有就記憶所得。畢而告余。亦有謂六年前事。余已忘却者。蓋此種慘殺事件。無人願時留腦海。牢記不忘也。余固不能如當時之陪審人員。能見各方證人。出庭各述所見。以供裁判。然所有要求複審之動議。皆具載各方面供辭。一加瀏覽。不啻親加訊問也。

本案最重要之問題。即被告之是否有罪。關於此點。余曾查閱樊澤地於本案以前。在橋水地方所犯之企圖刼盜案。樊氏在本案訊問時。放棄其自述之權利。並不允檢查調查此案時。余曾與樊氏在巴來莫次訊問時之律師。陪審官。各項證人等談話。余又詢諸政府方面目擊橋水地方之凶案。並認識樊氏在塲。余信彼等之證明。係精確毋誤。余以爲關於此案。樊氏已成立其審問而甚爲公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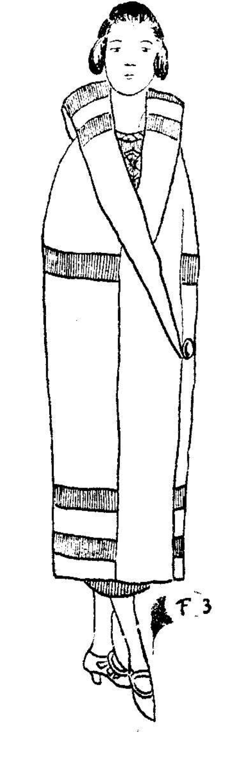
南腦樹地方之凶案。尤爲凶暴。收帳員巴孟脫及其保護人般拉台里兩人。若祗圖行刼。殊無謀斃之必要。蓋先謀殺而後行刼也。第一槍將般氏擊倒於地。後又向巴氏開槍。巴氏亟棄其所攜錢囊。越街而逃。若只圖行刼。即取其金錢可也。但凶徒追擊斃之。返又連射受傷之般氏三槍。此舉顯欲擊斃證人。而恐嚇傍人也。凶徒旋即乘汽車逸去。後在離此十八英里之橋水森林內尋見此車。

樊氏當五月五日被捕之時。其衣袋內。有滿裝子彈之手槍一具。沙氏被捕時。其褲袋內有手槍一枝。子彈二十粒。經警察詢問。乃謊言圖脫。後亦自認爲虛。沙氏自稱於四月十五日「即案發之日」起。在客萊鞋廠爲工人。後經調查不確。又稱其時係在波士頓之意大利領署。亦無充分證據。

余經種種之調查。相信二被告之有罪。及判決之公平。此案發生於七年以前。六年以來。屢經延擱。上訴數次。利用各種延遲方法。以期威嚇証人。改變證辭。且欲趁時過境遷。易於混辨也。

故目下欲重查本案。實覺困難。幸有正式之證人。不畏恐嚇。吐露實情。各陪審亦能盡其義務。遵其誓言。襄助一切。經余調查之結果。殊無充分理由受行政之干涉也。總之余與陪審官之意見相同。沙樊二被告實屬有罪。審判極爲公允。更以爲無相當理由。予以復審也。福勁(簽署)

(譯文曾載天津庸報附誌)



海外珍聞

（Ycc）

△加利佛尼亞，農工產物，年約美金三十五萬萬元。

△美國學校教習薪金，平均較十五年前，增加百分之四十四。

△美國勞工工資，平均較二十五年前，增加百分之二十七。

△美國各儲蓄銀行存欵總數，近十年來，由美金四十萬萬元，增至九十萬萬元。

△美國工人工作時間，近三十年來，減少五分之一。

△紐約城所用電流，超過歐洲十二國所用之總數量。

△某著名保險公司估計，在美國教養小孩，自初生至十八歲，男孩須費美金六千零七十元，女孩六千一百六十七元。

△美國因森林火災，每年約損失美金二千萬元。

△美國可耕土地，尚未開墾者，仍有四萬五千二百萬英畝。

△美國意里諾省有法令，無論何人，凡捕獲或殺戮銀行搶犯者，均給獎美金千元。

△莫斯科勞工新聞報，近有社論，言棺材一物，為人人所必需，而市價奇昂，普通喪事，至少亦需華幣百五十元，當此生活程度極高之時，「死亡程度」又復如此，應請市政府設法救濟云云。

△英國有一小鎮，名阿[illegible]席魯滕。新近該鎮有十九對夫婦慶祝金婚，各夫婦年齡總數，為二千七百六十七歲云。

△意大利微如納市，近有改良服裝運動，以「穿衣要體面，要合衛生」，為口號標語。聞此運動，專為反對婦女之赤背，露臂，短裙，及肉色絲襪而發云。

△倫敦各飯店侍者，亦有改良服裝運動，以向來習慣，侍者皆著小禮服，價既昂貴，且不易洗濯，又不舒服適體。提議此後仿輪船侍者服裝，改著白掛黑褲云。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八月廿六日起至九月一日止）

蔣去後之南北大勢

蔣石石下野以後。南北大勢。並無進步。奉方幹部中人與蔣向表同情者於蔣之去。認為南方軍人無能如蔣之可以統一新勢力者。故頗欲整理北方。以待東南之變化。同時仍主聯絡蔣氏為他日之備。其於孫傳芳之輕率渡江。原不謂然。然北方之力固不足以阻孫之進展。而孫果得恢復地位。是否可以與北方當軸。完全一致。尤不難預下消極之判斷。其在南方。則反蔣者之議論。謂蔣為專擅獨裁。實則蔣固不免此弊。若反蔣而擁唐。則殊不能發見其理由。以唐本非民黨。其專恣處亦遠過蔣氏也。蔣之部下因不滿於其用人行政。遂忽於拆台。然結果不過成就孫傳芳唐生智。於本身亦無益也。綜合蔣部與黨方之反蔣行動。眞有為誰辛苦為誰忙之感。月之十九日武漢國民政府遷都宣言有曰。「總理所期望於同志者。為以黨治國。夫欲以黨治國。必先以黨治軍。所謂以黨治軍。其最要之意義有二。其一。一切武力。皆為黨之目的而使用。其二。一切武力。其行動進止。皆聽命於黨。質而言之。黨之武力。所以為黨排除進行上一切障礙工具而已。不明乎此。或則於黨的名義之下潛植其私人之勢力。或則其始藉黨以獲得武力。其繼乃挾持武力而置黨於威脅之下。如是則本黨所涵蓄之武力。適足以製造無數新軍閥。以妨礙國民革命之進行。而侵蝕本黨。同歸於盡而已。欲除此弊。則凡我武裝同志。必當時時刻刻念此武裝。乃為國民革命而武裝。非為一已及其二三將帥而武裝。剷除一切封建思想。剷除一切地盤觀念。束身於軍紀。尤束身於黨紀。有違黨紀



唐生智

者。即不得為武裝同志。亦不得為武裝同志所容。如是則以黨治軍之效乃見。而以黨治國之希望乃能循序而實現也。所謂以黨治軍前途誠達黑暗。而汪精衛倒蔣以後。自身亦成衆矢之的。蒼頭異軍突起者。乃有西山會議派之活躍。即許崇智輩是也。據廿七日下午一時上海電云。張繼

致電寧各要人。主張統一寧漢滬三黨部合組。寧漢不應爭正統。汪（精衛）對內外皆失信仰。宜暫避。（按張電所稱滬黨部即環龍路四十四號向稱為西山會議派之機關。）然西山會議派之人。望尤遜於漢寧兩派。此曹假亦無造成民黨中心勢力之可能。依大勢觀察。或者共產系之國民黨有猶有捲土重來之望乎。按號稱共產派之葉挺賀龍兩軍在贛

上海國民黨部

失敗後。九月五日葉賀全部分由蓮塘王坊及往港李家渡兩路經撫州宜黃。限九月二十二號到達鄰郞。擬以一部經由上杭繞出潮汕。一部由五華寬向潮汕海陸豐一帶。進圖廣州。此計畫係俄顧問紀功決定。初葉挺力主由吉安贛州南韶出廣州。俄顧問以此種行軍路線甚為危險。現第三軍集中吉安。錢大鈞部又在贛州。而廣州之李濟琛部。且能利用粵漢鐵路迎頭痛擊。是前途障碍重重。萬難有達到目的地之希望。況兩軍士兵均湖南產。贛西與湘境毗連。逃亡必多。不如由宜黃鄢郞。乘虛而入潮汕。先佔領海岸線之為愈也。於實走路線。在負軍事上之責者。一致決定。依負政治上之責者。如譚平山等。極不贊成。以為捨廣州而趨潮汕。殊少政治意味。葉挺乃聲色俱厲。謂（行軍作戰在脚踏實地。並非賣弄虛文。茲大計已定。尚何討論。）譚等遂亦嘿然。果也據廣州二十五日東方社電。敗退南下中之葉挺賀龍軍一部。相傳其一部出現於福建長汀。一部出現於廣東東莞上流龍川、兵力雙方約八千人。其意似將彼此呼應。先殲汕頭潮州。潮梅警備司令何輯五以衛隊只二團人。防備力未免薄弱。已來電請省政府援應。省政府當派軍艦數隻前往。一方錢大鈞亦以援應為名。由南雄向該方面調遣軍隊云云。更據上海二十九日國聞社電云。滬潮汕帮商接汕電。囑即停止裝貨赴潮。聞因葉（挺）賀（龍）軍竄到大埔。該處距潮電船水程僅一夜云云。此兩支軍隊。終當成為問題。此外則上海共產系人又大活動。國民黨員之風頭太健者。殊為危險。如上海市黨部青年部秘書劉斌。三十晨九時被人暗殺。傷重身死。兇手着藍長服從容、逸。劉係南洋大學生。住校內。兇手在校門伺之擊傷。查劉在滬黨部。因清黨結怨於共派。數日前。曾與其他二人同得警告。各機關之有重要黨員者。因之均戒嚴。又國聞社三十一日下午八時五十七分上海電云。劉斌被殺前數日。臥室門即貼有殺劉斌揭貼。撕後復貼。聞共派發有名單。排列次序。擬殺者四十七名。內為滬黨部部長秘書等。後面印有致共黨黨員通告。略謂現時機緊急。應速造成恐佈。黨員至少限度須探明應殺者住所行動云云。南京形勢急迫若彼。民黨環境危險若此。革

命成績能否保留若干。祇好待將來事實之證明矣。

蘇豫軍情

隔江戰事。本週已由北岸移至江南。孫軍渡江。正面首先成功。於二十六日占棲霞烏龍兩山。進逼龍潭。劉士林師一部。旋亦利用黑夜自十二圩渡高資。李宗仁軍在棲霞與孫軍激戰。雙方傷亡甚衆。截至本週末止。孫部仍在竭力抵抗中。三江口北軍大隊。繼續向南岸開拔。白崇禧急令海軍楚有楚同等艦前往嚴防。白本人亦到鎮江。指揮所部西路李軍夾擊。孫軍損失雖重。惟佔領棲霞山隊伍。迄未退却。前途形勢。胥將視鏖戰之結果為定。黨軍有棄寧守鎮之趨勢。滬寧交通因受戰事影響。客車祇通丹陽。兵車可抵鎮江。南京電報已斷。足證寧鎮間混亂殊甚也。在九江開會之武漢要人。譚延闓等。因下游吃緊。已離潯到寧。並速電唐生智。促武漢軍速進皖北。壓迫津浦側面。牽制前線孫軍。何健張發奎兩軍。已急向安慶出動。據外電報告。入皖漢軍。約四萬人。先鋒何健劉興。決在采石磯以東佈防。惟孫軍西路。正由烏江和縣南渡。距采石不遠。有無接觸。尚未得確報。唐孫間雖信使往還。傳有聯絡。然孫在江北。與唐無直接利害關係。今蔣既下野。漢寧一家。孫若攻取江南。是不啻已侵入唐之範圍。聯唐攻蔣則可。萬無聯唐而又攻唐之理。故奉當局對孫之積極攻江南冒險政策。頗為危懼也。一旦李何兩軍聯合以主力夾擊。武漢軍再由安慶趨蚌埠。則不獨江南孫軍危。乃江北大勢。且不免震動。意者孫唐間即未成立妥協。而孫軍勘破黨軍內部不一，互相防制。故乘隙奮力南攻歟。北方軍事。自上週張宗昌來京。屢次會商後。奉魯攻豫問題。大計已定。惟晉方態度未明。奉對京漢後防。終不能無所顧慮。同時希望石莊撤兵與合力攻馮之意亦愈急切。蓋奉方觀察。以為京漢隴海兩路同舉。本非難事。惟恐馮軍一旦失利。依舊退入陝西。回其故巢。則將來仍不免待時而出。為奉大患。故盼晉出兵。堵截潼關。方有澈底解決辦法。此層為奉方求晉合兵之真因。但晉閻態度。則似不謂然。緣閻對馮疑懼。固所不免。然依然持不即不離態度。且同在青天白日旗下。出兵擊馮。太欠自然。故晉方出兵一事。殆難有望。石莊問題。則晉方自稱前

激戰中之棲霞山道

奉魯間成為問題之石家莊

之接防。係因奉軍從河北撤退。馮軍將繼續北進。為擋馮不北上計。乃出兵石莊。現奉軍既擬南下。則對京漢路上。如已有確切辦法。未嘗不可商。特所謂確切辦法。又至難言耳。晉方表面。依然表示願北方局面長久和平。不過奉魯既抱有入豫決心。閻若不願擊馮。則西北軍事。自難望澈底解決。因此迭遣使者入晉。閻錫山亦以漢寧局勢變遷。應付南北。必須討論萬全之計。日內將在太原開時局會議。軍政要人如商震徐永昌等。皆已奉召返省。奉方又倩李慶芳回太原。運動合作。預料太原會議結果。必與北方時局有重要關係也。張宗昌以奉晉談判。尚未解決。石莊撤兵。似亦去題甚遠。迄未離京。聞海軍事暫由褚玉璞在徐州全權調遣。張敬堯孫奎元皆曾來京向張請示機宜。張已令分別派防佈置。靜候下令動員。徐西軍隊為張敬堯徐源泉程國瑞等三軍。駐碭山附近防守。與歸德馮軍無大接觸。在京中大計未決以前。似戰事尚不致遽發也。

滿蒙交涉

中日滿蒙交涉。自上星期芳澤日使。赴帥府訪謁張作霖。開談而後。二十七日下午一時楊宇霆復赴日使館。訪問芳澤。日方本擬即商談具體案。詎楊氏見面後。乃先向芳澤公使要求。稱前此芳澤氏與張見面時。所談關於滿蒙問題各節。彼未及知。茲為明悉日方意思起見。可否再為申述一遍。俾為將來談判之助。芳澤氏比亦諒解楊意。即為楊重行陳述以前東方會議。決議之原由。及畢已將三時。因時已久。楊氏即行興辭。日方之具體案。未及提出。迄今亦尚未有何發展。惟日方祇認為地方交涉。與東省當局談判而足。無須與外部談判。所以逕與張磋商。係認張為東三省之負責人物。非以中政府首領之關係。而與之接洽。張在勢不能當交涉之衝。自當以奉天省長為交涉對手。但駐奉總領事吉田與奉省長莫德惠。感情欠佳。東方會議後。吉田以書面臚列奉省各懸案要求解決。吉田行動。逾越尋常外交範圍。莫及奉方均大不快。交涉已停。乃由芳澤與張談。以為轉圜。日方依然認為地方交涉。故不必經由外部。一日芳澤對日記者談話。對此尤力自辯明。謂非藐視外部。乃係屬地方交涉之故。另據日本某有力者聲言。奉日交涉。完全是蒐集歷年懸案。並無新事實與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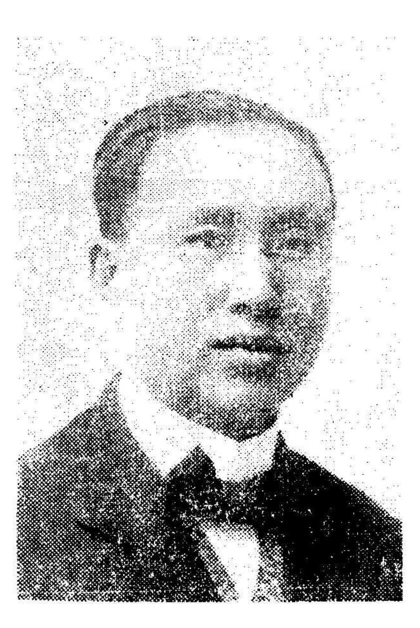
奉命與日使接洽之楊宇霆

要求。即如森林問題。係大倉洋行在吉林與華人有合辦事業及投資關係等等。大倉欲加整理。故亦有善後之要求。此外則重要之案。仍以鐵路為中心。日本既欲以滿鐵公司。當經營滿蒙之衝。而副社長松岡氏又為久任滿鐵理事。覇才橫溢之人物。滿鐵對於東三省。祇許有培養線。不許有與該路平行之線。而吉海打通兩路在滿鐵視之。認為利害相衝突。東三省人則以了解交通發達之利益。對於地方鐵路。本省人士。亦有許多

計畫。以中國之錢修中國之路。固斷不能承認日本之干涉。而日本則又持之甚堅。聞打虎山到通遼一路今冬即可完工。日本儘管反對。東省官紳未必肯於屈服。將來此種事件。殊難解決也。

聯盟會代表易人

中國在國際聯盟會代表自朱兆莘回國後。外交部原係派駐比公使王景岐接充。並曾經北京閣議正式通過。二十七日閣議忽又改派駐葡萄牙公使王廷璋任主席國際聯合會本屆會議代表兼代行政院代表。其更迭之原因。聞係王景岐接到任命後。即電外部請將國際聯合會欠費籌付。並照向例籌滙代表用費一萬四千元。方允繼任。外部接電後。對於國際聯合會欠費承認暫時籌付四萬元。餘欠容日後設法付清。但對於代表用費則僅允籌七千元。其理由為前此出席國際聯合會代表及行政院代表係兩人分任。故用費為一萬四千元。今兩欵代表係一人兼任。故僅能籌七千元。外部決定後。即以此辦法電徵王景岐同意。並謂如認此種辦法為不滿。不願勉為其難。則只有另派代表充任。王接電後。即復電辭謝。外部遂決定另派王廷璋接充。於二十八日閣議席上。即提出改派案。外部於二十八日致電王廷璋。派其接任出席國際聯合會本屆會議代表兼代行政院代表。王有電到部承認。此事遂告一段落。



謝絕聯盟會代表使命之王景岐

至聯盟會第八屆年會。據日來弗二十九日合衆社電。國際聯盟第八屆年會。將於九月五日開幕。會議中關於國聯內政問題。即三非永久會員之補充。該三非永久會員之任期只一年。因本年內散薩菲德。比利時及南斯拉夫三國。已退出國聯。散薩菲德所據之一席。係專為南美洲各國所設。未便由其他各國遞補。古巴國對於是席之補充。最有希望。但古巴或拒絕本年加入。因候至明年。則可占有兩年之時期。於古巴較為有利。又因西班牙之退出。無人代表伊伯利亞半島。巴西國之退出國聯。亦無人代表葡國語言之民族。據聞葡國將補充比國之席。次則歐洲西南各邦。當有代表出席。希臘曾請國聯協助成立四千五百萬借款。故預擬希臘或將遞補南斯拉夫之缺席云。

日本撤兵

日本出兵山東。為全國所一致反對。長江方面。既陡起排日風潮。各地輿論。對日田中內閣之對華政策。尤抨擊不遺餘力。顧日本出兵係藉口魯省不安。日僑危險。以為保護之資。近津浦戰事移南。魯省已無危險可言。田中內閣備受國中外之指謫。至是方不能不乘機撤回。三十日下午。日政府正式發表派遣部隊定九月七八兩日全由青島開拔完畢。原駐滿洲

軍隊部分。則定八日回大連。原駐本國部分。則定十二一抵宇品。同時北京日使館。於三十日下午五時半。派書記官西田畊一齎節略赴外部。聲明撤兵意向。日政府及京日使館亦同時發佈聲明書。但兩種文件中。均有一旦戰亂復起。日兵仍將復行派出之言。以意度之。田中未必再有二次派兵之勇氣。此所言者。蓋面子語耳。茲附錄兩種文件譯文如下。

（一）日使館致外部節略　一、日本政府鑑於最近在中國動亂之形勢。為保護山東地方多數在留民之生命財產之必要。至不得不講求自衛手段。因即派遣軍隊前赴青島，其理由已詳述於六月九日之節略中。蓋其出兵理由。固除保護在留民外。決無他意，故不特日方對中國及中國國民。所保持之友誼的精神。絲毫無所變更。即對南北雙方之交戰部隊。亦未預聞於其作戰。或直接間接對其軍事行動。與以妨害或援助。從而值此戰亂之禍機既去之時。是上述派兵之目的業已消滅。自應立即撤兵。以符該節略所明記之點。此度當能為華方所見諒。　二、當日本政府派隊赴青島時。不幸值如其所預想。該方面幾將成為南北交戰之區。濟南青島間鐵道沿線地方。勢將陷於被擾亂之危險。遂至不得不命我派遣軍開赴濟南。以當保護該地方日僑之衝。其結果乃得如斯之動亂區中。迄今幸克完全保護日僑。防範未然。現因最近戰局之變轉。山東方面之事態已趨安定。認為日僑無受戰亂之禍之虞。故日本政府決定按照當初聲明。即將日本派遣軍。由山東地方一律撤退。　三、日本公使館。現奉本國政府訓令。將此意旨通告北京政府。同時日本政府並衷心希望中國戰亂及早終熄。俾中國及中國國民。得享和平福祉。而日本政府亦不至有再行派兵之事態出現。則兩國之幸莫大焉。昭和二年八月三十日日本帝國公使館。

（二）日政府聲明書譯文　帝國政府鑑於山東方面動亂情形。為保護本國僑民起見。先行派兵青島。果然該地方將為南北交戰之區。膠濟鐵路沿線地方擾亂之危險。日見切迫。故不得不介派遣軍移駐濟南。惟雖有前述擾亂。所幸迄今能保護日僑而不生任何不祥之事。是則為本國出兵之效果。深信不疑者也。最近因戰局之變化。山東方面之事態略為安定。暫時無有日僑受戰禍之虞。為此帝國政府應照當初聲明。茲定即行撤兵回國。將來中國內亂從速終息。日僑眾多地方再無因戰亂禍及日僑之虞。而不至使帝國政府不得不講機宜自衛之措置。此則帝國政府衷心所切盼者也。

到青島後之日本軍隊

北京教育界

北京政府以軍權為背景。改革教育界。自是易易。九月二十七日教育部

有一通令。致京大學校各科及京師學務局應即取消各校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等名目。並禁止學生在校開會情事。原令如下。「查學生在校肄業。以潛心學業爲主旨。不事騖外緣。致紛心志。近年各校設有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等名目。開會則虛耗光陰。騖外則荒廢學業。每念及此。良深歎惜。應即一律取消。嗣後凡未經各學長主任許可之會。均不准自由召集。合行令仰該科局部轉飭遵照此令。」其改組之京師大學。已於三十一日發表組織總綱。至各科學長。因文科之江瀚辭謝不就。決由胡仁源兼。其餘法科爲林修竹（敎育次長兼）理科秦汾。師範張貽惠。工科胡仁源。農科路孝植。女子毛邦偉。胡敦復。醫科孫柳溪。惟藝專未定人。學生界尚有消極反抗之醞釀。茲錄組織令如下。

第一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以敎授京師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爲宗旨。

第二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分設左列各科部。

（一）文科。（二）理科。（三）法科。（四）醫科。（五）農科。（六）工科。（七）師範部。（八）女子第一部。（九）女子第二部。（十）商業專門部。（十一）美術專門部。

第三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得兼設預科。

第四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收受高級中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資格者。預科及專門部收受四年制初級中學之畢業生。或具有同等資格者。錄取學生。以其入學之試驗成績定之。

第五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文科理科醫科農科工科師範部女子第一部女子第二部之修業年限爲四年。其預科爲二年。商業專門部美術專門部之修業年限爲三年。其預科爲一年。

第六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學生在所屬科部修業完畢試驗及格者授以畢業證書。並授予學位。另以條例定之。

第　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置校長一人。總轄校務。由敎育總長聘任之。

第八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各設學長一人。商承校長分掌各科部之敎務及事務。由敎育總長延聘之。

第九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各置敎授若干人。分任敎課。由本科部學長商陳校長聘任之。並呈報敎育總長備案。各科部遇必要時。得商陳校長。延請講師及助敎。

第十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設校務會議。議定關於全校之重要事務。由校長及學長組織之。開會時以校長爲主席。校務會議之規程。另定之。

第十一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設敎務會議。審議關於全校學則。及敎授訓育事項。由校長學長及各科部內之主任敎授組織之。會議時以校長爲主席。敎授會議之規程。另定之。

第十二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設校長辦公室。其規程另定之。

第十三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設學長辦公室。其辦事規程。由校務會議訂定。報部備案。

第十四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酌設註冊會計庶務齋務文書圖書儀器及其他各課。各置主任事務員等若干人。分任職務。由學長延用之。並函陳校長核准。報部備案。

第十五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設敎授會議。規定課程。并審議關於本科部之學則。敎授訓育事宜。以本科部之學長。及敎授組織之。會

議時以學長爲主席。

第十六條　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之內部各級章程。由本科部自行規定之。并函陳校長備案。

第十七條　本總綱自公布日施行。并呈明備案。

北京學生界。久陷於黨潮之中。迭有被捕事件發生。本月二十七日農業大學復出茲案。計第一次被捕學生八名。爲向雲龍湖南。余必達四川。王貞紀四川。黃福熙湖南。孔昭熙安徽。夏之驊安徽。羅崇簡湖南。李佑卿湖南。第二次捕學生七名。爲李蘭陵四川。黃先難四川。張獨逖四川。劉明允四川。戈永壁四川。余其心江西。戴明德四川。詳情如何。未能明悉。惟八月三十一日京師警察廳已將歷次補去之學生四十二名釋放。尚有七名。據稱情節較重。謂將移送法庭云。警廳對應放之學生。皆由警監陳興亞發下列之訓話云。



釋放四十二學生之陳興亞

學生在讀書時候。應以潛心學業爲主旨。其所負國家責任。至爲重要。何能經營黨務。以紛心志。詳查諸生大半爲國民黨黨員。所擁護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現在上項主義南方業已試驗。成績如何。不問可知。京畿秩序。至爲重要。諸生等若推行黨務。勢必危及地方治安。本廳職責所在。不得不予拿辦。茲因汝等嫌疑不大。故予釋放。希望出廳之後。迅速脫黨。專心讀書。收黨活動。各國恒有。但非學生之事。諸生如欲救國。須先求眞正學問。自今以後。如再不脫黨。又罹法網。恐難寬容。願各勉之云云。

海防與本溪湖礦慘劇

在此週來。海外華僑突遭遇非常之變故者。莫如安南之排華暴動。安南華僑多。而設領交涉數十年未成。華僑遂入無保護無抵抗任人欺凌。茲乃有排華之暴動之境。據巴黎八月二十三日路透電。據由海防拍來電報。因一安南婦人與華人發生口角之結果。遂由多數安南人開一對付華人之排外示威運動。該示威運動。竟致由八月十七日八月二十四日間之擾亂。但現在警察始行恢復秩序。被殺害者共六人。其中五人係華人。被傷者約有百人。其中多係華人。當有舖店三十處被搶。其中八處被焚。當由當局逮捕一百五十五人。其中五十七人均處以短期監禁。至發動原因。據東方社報告較詳。東方社東京廿七日電云。據海防來電。先是該地安南之汲水女與華婦因汲水互毆。彼時在旁之華人安南人各上前助拏。遂開始殘虐之爭鬬。因民族的反感而爭鬬益擴大。至廿六日尚未息止。遂發生多數死傷者。又華人安南人之商店被搗毀者不少。形勢益趨險惡。當局派河內之警察及白人步兵一連前往彈壓。北京官廳對此巨變竟甚冷淡。亦無較詳確公布。此刻所得知者。乃僅如此。殊不能不認爲遺憾。此後設領交涉。中國自應堅持到底。現時中法安南修約中。正爲爭持最烈之一點。但盼不放鬆絲毫。俾安南華僑不致永

處無告之境也。頗似上述慘劇者。爲本溪湖煤礦慘劇。不過安南係人民間相衝突。此則日警恃強凌踐工人。情節決不能算輕。所憾外交當局。亦甚漠視。華方損失及肇事情形。僅憑日方通信機關一面之詞。茲姑擇略可靠者記述如次。

本溪湖煤礦公司。本係中日合辦。置有華總理。惟有名無實。大權操諸日人。該處礦工工資。向用奉票發給。然當奉票跌價以來。經幾番議定。已按時價折合大洋補足。殊近來該公司以爲如此不合算。復將補給之部分。停止不發。工人等以奉票價低。生活不濟。迭懇公司當局照舊補給。聞華人總理已有允意。奈日方不許。且時令職員及日人守備隊威嚇壓迫。工人忍痛不堪。遂於本月二十三日罷工。二十四日晨始歸平息。茲據日本各報所載稱。二十三日下午四點半鐘。有第三煤礦工人約三百名。（一傳一千三百名）羣集工廠事務處。要求恢復工資原制。公司當局不許。令職員及日本守備隊出而彈壓。於是各礦華工約六千名。憤而齊起示威運動。遂與彈壓人員發生衝突。入夜因發電機停止。全廠黑暗。頓呈恐怖現象。奉天日領接報。立增派警察守備隊憲兵隊退伍軍人總出動。並由連山關急派陸軍兩中隊。乘夜十一點奉天開行列車前往協助。此外更由奉天日本警察署派立川片山等警部五十一名。由撫順日本警察署派警官隊十五名。同抵該公司界內裏山一帶。徹宵警戒。比及天明（二十四日）始歸鎮靜。然因一夜衝殺逮捕。計礦夫捕去三百名。（一說二百五十九名）傷三十餘名。死四名。（被劍刺死）日方守備兵負傷二名。其他一名無死亡。聞事端發生當日奉天交涉署向日領提出抗議。大致謂該公司係中日合辦。何以不於事前通知我方。即行派動警察兵隊亂入工廠境內。逮捕工人。實屬蹂躪主權。兼以該公司既發生罷工事件。倘及早報告我方。何至激發至此。深覺遺憾云云。其後交涉能否有何結果。甚未可斷言也。

英日同盟說

本週國際社會有一驚人之風說。即英日同盟復活之謠言是也。按此項謠言之由來。係因三國海軍會議失敗。美國盛張海軍軍備。方華盛頓會議時。各國會承認美國可以建造八隻一萬噸級之巡洋艦。以確立大巡洋艦建造原則。是以有八隻巡洋艦。須於三年之內完成之命令。但美國爲與英國之巡洋艦總噸數均等上。於此八隻之外。尚須建造一萬噸級之巡洋艦十二隻。若是方能名實共符。若議會承認建造七隻新巡洋艦案。則與英國巡洋艦比較。相差只五隻而已。又據華盛頓八月二十六日法國無線電。米國海軍總長在其海軍建築計畫內。將要求國會通過增加原數一倍。該總長聲言。日內瓦海軍會議之失敗。結果將使美國海軍有擴充之必要云。美國此種態度。當然予世界以不安。而英日盟約之說。乃應時而起。據華盛頓八月二十五日路透電。據華盛頓郵報載稱。據國務院由可恃之機關所接之消息。英日兩國當最後顯然明瞭美國必不肯承諾在日來弗會議英國之計畫之時。故英日間已成立一種關於將來海軍霸權之相互滿意協定。該報復謂此種諒解之要點。尚未洩出。關於此項內容。美國官場能否得到許多消息。仍屬疑問。美國官場刻正在秘室之內。從事討論此諒解也。該報官稱英日兩國間之談判本已漸達成功之程度。已提及一九一一年英日同盟之復活云。此說旋被各方否

認。據東京八月二十六日路透電。日外交部負者責對於各報所載英日兩國對於將來之海軍霸權。業已訂立一種妥協一節絕對加以否認。該海軍大臣。並對於盛傳英日聯盟復活已在討論中一節。謂為虛僞之辭云。又倫敦八月二十五日路透電。關於華盛頓郵報確言英日成立之一種協定事。據山內閣方面聞悉英日間關於海軍軍備並未成立何項秘約云。又華盛頓八月二十五日路透電。代理國務卿極力否認各報所載英日間關於將來海上霸權成立協定之說。且云據國務院所知。此種報告之無根據云。要之英日對美不滿。自在意中。而英日政府同為極端之反動派。其氣味相投。亦予人以可信之點。不過英之屬地。多親美而遠日。前之取消英日同盟。已係加拿大澳大利之力。今日不顧屬邦之感情。再締英日同盟。殊不可能。意者非正式之協商合作。尚非無因耳。

※ ※ ※ ※ ※

西諧 (一)

ACC

△合理之請求

醫生：「太太，對不住的很。你們老爺好說夢話，這是沒有藥能治的。」

太太：「難道說你就不能給他點藥吃，讓他夢話說的清楚些麼。」

△水力

問：「現在工業家講求利用水力，究竟世界上什麼水力最大?」

答：「婦女的眼淚。」

△不得不問

飯舖內一位座客，菜要過許久，還不見來，面有焦急之色，伙計跑來說道：「先生，你的魚，馬上就來。」客和顏悅色的問道：「哦，請問，你們釣魚，用的什麼餌呀?」

△不錯

教習：「約翰，什麼是個島?」

學生：「島就是那海底，跑出海水頂上來了。」

一週大事日記

（冷心）

自十六年八月廿六日起
至十六年九月一日止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南京棲霞山附近激戰，孫軍渡江者約兩團，

△日使館催楊宇霆談滿蒙交涉，楊態度審愼，

△奉軍增加正定防軍，

△京漢路石家莊至邯鄲通客貨車，

△唐生智在安慶，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棲霞龍潭戰事未决滬甯客車通至丹陽

△八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開幕，

△楊宇霆訪芳澤開談滿蒙問題，

△張繼致電甯要人，主張汪精衛亦應下野，

△北京農業大學被捕學生八人，

△中東路客車晚十時在亞勃利石頭河子間發生劫車案，傷車守押車員警官各一，外人受檢，華人失蹤五十餘人，

△北京改派駐葡公使王廷璋出席國際聯盟會代表，

△日內瓦國際新聞家會議，中日記者發議請減新聞電費，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棲霞尚在續戰，

△鎮江送俘虜三千人到滬收容，

△北京又續捕農大學生七八，

△日本報紙盛傳將撤在魯日軍，

△孫傳芳本人到浦口，

△宋慶齡女士偕陳友仁到海參崴將赴歐

△武漢軍隊三萬人入安慶，

△中日雙方調查本溪湖煤礦罷工案，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遠東運動會田徑賽錦標爲日本所得，

△何健軍隊已抵采石磯，

△白崇禧到上海指揮軍事，

△馮軍攻曹州劇烈魯軍退出，

△譚延闓電汪唐促武漢軍速進皖北，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二

△日本正式發表山東撤兵事件定九月七八兩日撤退日軍，

△白崇禧調滬杭軍隊赴甯應戰，

△伍朝樞正式通告展期裁釐加稅，

△上海解現金出口之禁，

△孫傳芳在大河口，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中國得遠東運動會足球錦標，

△孫軍在南京常州各港口謀續渡，

△京師大學校組織大綱發表，

△北京二次黨案所捕學生釋出四十二人，

△滬英軍决再撤退一部分，

九月一日　星期四

△北京交通部開鐵路處長會議，

△陳銘樞將赴日本，

△杭州蘇州松江軍隊開向南京助抗孫軍，

△上海官場宣佈取消噸稅，

今之文選

焚致張其煌書

吳佩孚

嵩叟先生冥鑒。先生以忠實之資勇幹之才。雖一效績於前清。然終不見大用於民國。不幸屈身於一敗塗地之錚秀才。連遭倒戈。窮蹙奔逃。吳某本當死於槍林彈雨之中乃幸脫兇鋒。而禍及於我至忠至信之嵩叟。昔人有云。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今不幸而至是。哀哉嵩叟痛哉嵩叟。我悔不聽嵩叟前年之忠告。今大事已去。一敗不能收拾。而又累我叟罹此至慘至酷之奇禍。我負叟。我負叟。我欲爲叟復仇。而能力已全失。我早晚自戕。親至泉下。負荊於嵩叟之前。以謝不聽叟言不庇叟身之重過大罪。我本當爲文以祭嵩叟。並伐石立碑。以表叟墓。顧方寸極亂。烏能成文。既伐石表墓之事。亦非目前能爲。匆促葬叟。已屬千危萬險。尚冀叟之有以諒我也。傷哉傷哉。傾十觴酒。高談天下事。回首猶昨日。而今已矣。可復何言。佩孚頓首。

與土匪高假道書

吳佩孚

窮蹙無歸。將寄身川邊之吳佩孚。聞君等擁土兵數千。阻住去路。爲特親繕一書商量假道。願君等以義俠爲懷。不迫人於無路奔逃之日。大幸大幸。佩孚無狀。兵敗而逃。顧佩孚平日聲名。一生心跡。君等當亦聞之熟矣。區區所志。欲統一全軍。俾一致對外。雪我國恥耳。得志之日。不擅威福。不積財產。失敗之頃。不走外國。並不棲身租界。自謂光明磊落。天日在上。當鑒我心。事之不成。志之不遂。天也。人有責我剛愎者。是誠有之。然而遂謂因此敗事。又豈盡然。無奈倒戈者衆。人心不可問耳。今若諸君欲厄佩孚。則束身受戮。若矜憐失敗英雄。予以去路。銘感無既。速賜裁答。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丁卯天津海光寺褉集分均纕蘅先生代拈得事字賦此寄懷並呈逸老　曉耘

崎嶇久淡淩雲志。長槍闊劍非吾事。烽烟三月照淮徐。
藏身人海疑無地。昨讀君詩一惘然。殘春修褉愴前賢。
河山未礙觚稜目。不到宣南已二年。

聽鄰家聲樂　若飛

妖花亂絮行春天。金尊狼藉醺人眠。夜房誰譜廿五絃。
擁衾悄聽心凄然。紫檀未老紅杏妍。銀鸚玉鵠魂翩翩。
女龍啼珠一萬年。落日畏縮歸虞淵。使我淚迸如奔泉。
安得風雨乘輜軿。力買綠綺揮萬錢。與婦偕老三吳邊。

何處難忘酒五首錄三　大壯

何處難忘酒。深寒淺病中。散爲秋後葉。焦是爨前桐。雪意輕籠瓦。霜華戰鏡銅。此時無一醆。爭發少年紅。

何處難忘酒。湖陰不繫舟。搶崩天更碧。橋斷水長流。別路輸江鷁。初盟薄海漚。此時無一醆。豈愛黑貂裘。

何處難忘酒。憂罹失古今。市貧兵子聚。王夥戰氛深。媢相誇僑置。神州佇陸沈。此時無一醆。危涕更能禁。

端居一首　纕蘅

久已空餘子。眞思辦一邱。蕉桐微自惜。玉貌果何求。過雨簾櫳靜。端居歲月遒。不須詹尹卜。我本悟虛舟。

奉答逸塘先生遂及前日所談　蘇戡

一生負氣漸低摧。每對才人愧不才。入肆屠沽雖可飲。登樓懷抱極堪哀。因思梵宇京塵麗。安得叢林水次開。臺觀何時湧金碧。與君禮佛却頻來。

海藏先生枉詩見及次答奉教　逸塘

秀林天不禁風摧。難用方能別大才。老驥見稱終在德。幽蘭未折底須哀。蓮華說法憐心苦。茅塞逢君爲我開。他日山門留玉帶。人疑坡老竟重來。

闍城　鳳蓀

闍城雲物迥高秋。拍岸濤波淼淼流。尙憶沙堤鳴委佩。
遙看聲楫蕩扁舟。弓刀袨服千牛衛。杖恒朱門五鳳樓。
又向昭華漳上過。疲驢破帽此淹留。

暑夜樓坐　醇士

稍逼中年習漸除。坐消閒日久逃虛。甚無聊奈惟支塵。
百不堪爲勝著書。笮𣷭欲連星氣上。市囂猶鬱晚蒸餘。
讙諠騎轂橫街過。斜睨西園倦曳裾。

園坐　翰存

曲檻疏林綠漸稠。追涼選勝幾淹留。翩翩迴繞花前蝶。
片片浮沈水面鷗。過雨菱塘波影活。撩人玉笛曲聲柔。
浮生也似池邊絮。幾許因風上畫樓。

四十生日述懷　翰飛

刼後楸枰一殘局。中原人物幾晨星。偏嘗世味蓮心苦。
只見家林柳眼青。四十年華猶濩落。三千世界有畸零。
不逢楊意相如老。賦到淩雲不忍聽。

白髮生　仲濤

九死居然見二毛。呼兒拂鏡轉能豪。回頭得失隍中鹿。
彈指光陰水上泡。趣辦資糧隨報應。仍餘結習託風騷。
人生若解身爲患。穀豹何須更自勞。

已秋　仲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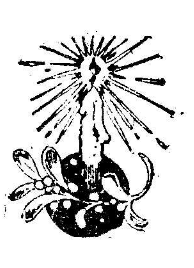
已秋願夏將毋惑。（已秋復願夏　郭景純句）排日追懽略近狂。不信
人閒芳事盡。黃華猶自待重陽。

百字令（清明後一日出游疊前均）　樊山

建章鶯語。甚年年瓊島。春風先到。鐘鼓清時行樂耳。歐
九何心作鬧。鸝啄金桃。燕啣紅杏。直到荼蘼了。夜來風
雨。不知花落多少。　昨日綺陌清明。方袍圓履。競踏青
青草。餅餤風香餳擔潔。朔與侏儒同飽。如此風光。白鬢
不稱。未免花枝笑。歸時官柳。微微猶挂殘照。

百字令（春興疊前韻柬午詒）　樊山

鳳歌鸞舞。有風流詞客。逢場一到。（午詒傳語同余顧曲擬）三影。不
離花月。柳紅杏枝頭春鬧。香裏蘭荃。句中薇藥。祇覺情
難了。勸君須惜。黃金難買年少。　回憶五十年前。江南
傳唱。一卷吳船草。魚稻總將羊麪換。滋味京塵嘗飽。白
紙閒坊。碧雲蕭寺。處處花含笑。幽篁中坐。琴邊明月來
照。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海甯王靜安國維。別字觀堂。以丁卯五月二日自沈於昆明湖內魚藻軒側。亦今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者。君覃精漢學。旁及雜家。其著作已刊行者。久已流傳海內外。殁後日人橋川氏主撰之文字同盟。爲編印追悼專刊。吾國學人。日趨凋落。閎肆如君。憔悴以死。黃鳥之哀。有識同慟。余與君民八九年間。曾於滬上愛儷園數數相見。比歲君都講上京。心儀尤切。商量舊學。又失此人。痛何如之。君殁後挽詩甚多。寶融有萬口爭哀書種絕。一池猶是鼎湖遺句。亦實錄也。

壬子癸丑間。靜安有頤和園曲七古。頗爲一時傳誦。蓋學梅邨體者。見觀堂集林中。殁之前。爲人書扇。中有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之句。死志之決。卽此可知。都下報紙。多以爲錄李義山作。以詩工。亦不暇攷。實則乃摘錄陳弢庵先生詩也。近見弢老爲華陽喬君書扇。並識之云。己未次均澤公落花之作。靜安致命前一日。取其後二首爲人書扇。相感之深。彌益於痛。傳者乃誤以爲玉溪之詩。何淄澠之不辨耶。原詩共四首錄之。樓臺風日憶年時。茵溷相憐等此悲。着地可應愁踏損。尋春祇自怨來遲。繁華早懺三生業。衰謝難酬一顧知。豈獨漢宮傳燭感。滿城何限事如棋。治蜂癡蝶太猖狂。不替靈修惜衆芳。本意陰晴容養艷。那知風雨趣收場。昨宵秉燭猶張樂。別院飛英已命觴。油幕綵旛竟何用。空枝斜日百回腸。生滅元知色即空。眼看傾國付東風。驚回綺夢憎啼鳥。罥入情絲奈網蟲。雨裏羅衾寒不耐。春闌金縷曲方終。返生香豈人間有。除奏通明問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餘香駘蕩碧池頭。燕銜魚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庇根枝葉從來重。長夏陰成且小休。卽以詩論何

滅西崑。

故人固始秦宥橫樹聲別字晦明。中州奇士也。負才使氣。前無古人。晚歲尤自矜書法。且喜談時事。鬱鬱以歿。士林惜之。常自榜門聯云。四壁圖書生葬我。千秋孤寄冷看人。此可知其旨趣矣。君爲寶融書扇云。鳥咽中流水不流。知君淸坐不勝愁。魯戈過眼空三舍。宋鐵傷心盡六州。自古武夫避黃髮。於今吾道屬蒼頭。人間會有蟾蜍壽。書劍臨風涕未收。蓋丁巳五月廿三日作者。亦感事詩也。又乙丑京師江亭禊集。君分均得妓字。成五古一首云。天場屠乖龍。荒亭曖元巳。誰與舞東風。零落拓枝妓。寥寥數語。頗肖昌谷。君之爲詩。皆此類也。

君任滇臬與吾鄉李蛻葊督部論事多不合。旋調嶺南提學。瀕行和蛻丈詩有劉琨中夜聞雞枕。祖逖明朝上馬鞭。頗爲人傳誦。然傲兀之氣。亦可於言外見之。友人云。君在滇言事每用駢文。詞旨奇詭。大府苦之。此亦官牘中之瓶格也。

老友諸暨周孝懷善培。今之陳同甫葉水心一流人物也。海上相見。其喜可知。君苦吟成癖。故不多作。然每作必有獨到語。如移家大連愴懷滬居有作云。兩地松楸成隔世。十年花木正當春。窮途始識鷦鷯樂。誰庇漂搖喪國民。悽苦之詞。不忍卒讀。寶融有柬君一絕云。兵間脫命劇酸辛。頗訝芒鞵帶戰塵。佳處茅庵留一畝。使君宦橐本來貧。蓋能知君生平者。

大連佳處。以星浦虎灘爲最。郊外可游之地亦多。惜梵宇甚少。訪僧更寥寥矣。孝懷每繩淩水寺之勝。並紀以詩云。獨有游山興未灰。携兒十日到三回。風傳松籟如人語。春誤梨花至夏開。欲識無生參木石。且容偷活向蒿萊。楓林爲訂淸秋約。莫負朱顏數數來。項聯極見作意。深人固無淺語。寶融極喜誦之。贈詩云。野寺短節頻獨往。南山霧豹詎終藏。詞人漸老朱顏在。待賞秋林九月霜。君所居在大連霧島町。南山近在几席。故寶融詩中及之。君又有游熊岳雨中作云。三島聰明慣作園。因松借石柳爲垣。近鄉風物天皆厚。無主山川客自尊。一夜雨添平地綠。已寒心得暫時溫。山孤也作遼東客。江上波濤那可言。自註、其地有名小孤山者。近鄉一聯甚佳。殆又不無新亭之感矣。

東游漫錄（三續）

欽璧

十一 出了茅塞之谷

犧牲於關東大震災的日本文壇健將廚川白村氏，在他生前，曾發表過一部驚人的著作，取名「出了象牙之塔」。這部書包含不少的深刻而熱烈的諷刺與暗示。並將他個人所以由文藝轉到社會批評的理由，極坦白的表示出來，以為良知所驅，不得不追蹤拉斯金 J. Ruskin 與莫理思 W. Morris 移轉筆鋒，而出了象徵文藝的「象牙之塔」。在廚川氏固然是一種澈悟，不願遠離群衆，獨棲塔頂。其實世上的人，又有幾個在象牙之塔上棲息過眺望過？大多數的人類，恐怕還在「茅塞之谷」的深處討生活罷！茅塞的結果，為愚昧為冥頑為不容為排擊，結果可以演出種種的悲劇來！然則人類，怎樣纔出了茅塞之谷？着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業。曾著過「人類的故事」Story of Mankind 的歷史家房龍氏 Van Loon 又有一本根據歷史的新著，叫做「人類的解放」Liberation of Mankind 從梭格拉底的審判起，一直到現在，將人類為真理而奮鬬而犧牲的遺痕，重新刻畫出來，讀之使人悲感奮發而興起！蓋今日之世界人類，大半為反動的固蔽的暗雲所籠罩，房氏此著，或亦有感而發。該書由倫敦 George G. Harrap and Co. Ltd. 發行。另有在美國印行者，題名曰"Tolerrnce" 以其取材，著重於信仰自由也。在一開本的敘言裏，已經用隱喻的方法，昭示吾人：「思想的寬容」，在人類進化上，是怎樣的重要！吾人因廚川之暗示，又因房龍之巧譬，特取名曰：「出了茅塞之谷」。

＊ ＊ ＊

人類很舒服的，住在和平的「愚谷」Valley of Ignorance 裏。谷的四周，有山曰「無盡嶺」HillsEverlasting 峰巒起伏，山脈縱橫，蜒蜿至於無際。叫做「慧泉」Stream of Knowledge 的小河，滴滴然流過深而瘠的山溝——來自「既往之山」Mountains of the Past 而沒入「將來之澤」Marshes of the Future 逝者如斯，水流幾何，但是對於村民的薄薄需求，也就足用了。

夕陽在山的時候，居民飲過了牛羊，裝滿了提瓶，大家很滿足的各歸其家，去享樂他們的生活。

二三智叟 Old Man Who Knew 也自樹影蔭深的牆脚，蹀躞而歸。手攜着充滿奧義的古本。他們已經盡了白晝之力，去做那苦思冥索之功。

鐙影之下，召集他們的孩兒，口中喃喃給他們念些奇怪的字。誰知一群稚子，滿心惦着遠方覓來的美麗的蛤殼，恨不得立

時脫逃，前去把玩。對於老人所說的一切的話，簡直未聽清楚。本來話的真義，也就糢糊不清！

但是這些話，都是數千年前令人記不清楚的古人傳下來的，所以應該是神聖的。而在這「愚谷」裏面，無論什麼，只要是古老的，便是應該尊敬的。誰要敢反駁他們祖先的智慧，簡直爲大家所共棄。

就是這樣，維持了他們的和平，恐懼之念，老是纏繞着他們。他們如果膽敢拒絕古園出品的一般分配，你看：：：！

夜闌人靜的時候，街頭巷尾，人們也時相偶語，講述許多男的女的敢於問難的所遭逢之種種悲劇。這些人大抵是一朝去此，不見歸還。也有幾個人，打算對於隱蔽日星的層巒，加以測量，結果惟有纍纍白骨，狼藉山根！

新歲潮翻，舊歲浪捲，人類很舒服的住在和平的「愚谷」之中。

※　※　※

忽然從黑暗中融出一個人來。他的手指，已經毀裂，而足纏着破布，滿染着血，分明是從遠道而歸。望門投止，已經不能復起，勉強敲門。

於是他昏暈了，在顫動的燭光裏，大家把他搭到茅舍的裏面。

第二天早晨，闔村子都知道：他回來了。許多鄰人，閙攏著來看他，頻頻搖首，似乎早知道應該有這樣的結果——誰敢從這山脚往遠處去，只有失敗與降伏，在前途等候他們。

村之一端，一羣智叟，微頷其首，口裏吐出震怒的語句。他們的意思，不一定要得重辦，但是法律，終究是法律；不想此人，竟觸犯了智叟的教條！

創傷既好，然後舉行審判——這還是憐恤的厚意！他們還記得此人的母親熾熱的靈眼，他們還記得三十年前葬身沙漠的他的父親的慘遇。然而法令終究是法令。法令總得要服從。於是審判開始了，而智叟聽之！

※　※　※

他們把這游浪者，帶到市塲的中心，大家很嚴肅很寂靜的團團圍住。飢渴的結果，他還不免於孱弱，年長的吩咐他坐下，他拒絕了！大家叫他禁聲，他依然要說他的！身背着智叟，注視着從前的同伴，他懇切的說：

「大家要聽，要聽我說！總要令大家聽見歡喜。我從山的彼方歸來，我的脚踐踏過新的土地，我的手曾觸過別的人種，我的眼曾見過許多新奇的景物。當我小的時候，這世界是我父親的園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非是山脈縱橫，自最初已經如此。我要問山外藏着些什麼？立刻向我擺手，且而搖頭。我執意要問，便把我領到山頭，叫我看那慢神者的慘白的遺骨。我不由的喊出了；這都是瞎話，上帝愛的是勇敢的。那些智叟，便給我念些聖典，他們給我講：法令對於天下地上的種種東西，都有了規定了，這個谷叫我們所有，而且令我們保存。禽獸與花草，菓木與虫魚，都是我們的，任我們處分。但是那個山，是屬於神的。山的彼方是什麼，恐怕直到時間的終了，依然是不知道。

「他們這樣說，簡直是撒謊！他們對我撒謊，就如同當初對你們撒謊一樣。誰知到那邊的山裏，有的是牧場，有的是草原，男的女的，也都是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

。城市壯美，文物燦然，可以看出長時期人工的輝耀。我已經找出路徑來，到那較好的家庭去。我已經瞥見比較光明的生活的希望。大家跟我走！走向那裏去！上帝的微笑，在那裏，和在這裏，和在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 ※ ※

他的話說完了，登時起了一陣驚駭的叫聲。

「瀆神的惡徒，犯罪的蠢物！」智叟喊起來了。「給他一個相當的懲創　他簡直是昏亂了！他竟敢公然侮蔑千年相傳的大法，該死的東西！」

他們拾起大塊的石頭，剎那之間，他們把他給砸死了！遺骨投置山下，不許掩埋，以爲蔑聖慢神者戒。

※ ※ ※

過了不久，發生亢旱，小小的「慧泉」也流乾了。牛羊多被渴死，禾稼也都枯槁，於是大飢饉發生於「愚谷」之中。

然而那些智叟，却不走心。他們預言：早晚當恢復原狀，因爲聖書裏是這樣寫的，而且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些許的食品——他們已經這樣老了！

冬天來了。村中滿目淒涼！人民因爲缺之食糧，以至於死。至於生存者唯一的希望，只有在山的彼方。

但是法令說：「弗可」！而法令呢？總得要遵守的。

※ ※ ※

一天晚上，反動終於發作。

恐懼之情，强制他們緘默，而失望之極，却是促其勇爲。所謂智叟還要掙扎殘年，前來抵抗，但是被大衆推在一旁了。祗得抱怨自己的命運，痛恨子孫的忘恩。當那最後一輛牛車驅出村外之時，把這些智叟也裝上，拉着走了。

異鄉之奔，於是乎開始。

※ ※ ※

自那游浪者歸來，已經隔了許多年，從前他所標識的路徑，已經不容易找出來。載飢載渴，艱苦備嘗，許多人犧牲了，纔找到第一塊引路的界石，自此前行，路程纔比較着容易。

精細的先驅者，從深林與茫漠的山路中，已經瞥見很清楚的蹤跡。放步而前，漸漸引到碧綠的草原與簇新的曠野！

大衆相窺，默無一語。他們終於說了：「他畢竟是對的，而那些智叟是錯的，他說的是眞消息，而那些智叟說的是謊語。山脚下他的遺骨，久已枯朽；而那些智叟，反倒安坐車中，閑吟古來的詩句。他救了我們，而我們把他害死！此事竟會發生，眞令我們萬分難過！假使彼時，我們如果知道是這回事，早就：：：：」

於是他們把牛馬都卸了，驅入草場裏。起首蓋他們的房子，種他們的田地，此後他們便很舒服的住了很久。

※ ※ ※

過了幾年，他們打算重葬這位勇敢的先驅者。於是把那爲智叟預備的精美的墓地，給了這位勇士。

排成很莊嚴的行列，重返久經棄絕的「愚谷」，但是一到這位勇士的遺骨應該僵臥的地方，已無蹤跡可尋！

飢餓的野豺，早把他拖到窟穴裏去了！

只好樹一塊小小的石碣，表示那勇敢的先驅者的遺蹤——現在已成爲很莊嚴的大道。從這石碣上，可以看出此人的名字。

就是他——總頭一個去反抗冥頑的黑暗恐怖，引人類到自由之鄉！石碣上還刻着：這是後人因感激頂禮而建設的。

起初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而將來呢？我們希望——不要再見這樣的事了！

（待續）

◉電車中裝置風扇之珍聞

（雲鶴）

頃閱紐約交通世界雜誌。載有美人赫司葛爾氏所作之『電車裝置風扇』一文。暢言電車於二大利益外。暑時更宜有一大利益。所謂二大利益者。一即開駛較人力車等為迅捷。一即取價較他項車為低廉也。其第三利益。則為暑時宜於車內裝置風扇。涼風習習。使作客暑氣全消。以暑時天氣炎熱。電車內坐客擁擠。愈加熱不可當。於衛生上大不相宜。故赫君有此創議。已引起美國多數人士贊同。惟此項營司費用不小。於車身之改革外。更多費一番裝拆手續。故公司方面。現尚在研究攷慮中。然於公業上不無進益。聞不久或即有實現之希望云。



晚宴

愛聲

雖然正是新年正月初五六的時候，因近來南鄉土匪的猖獗，圍寨門總是掩着一扇，除去在北牆下，晒着太陽開磕牙的外，大多數是在家中賭博，或是喝年酒，小孩子們，也絕少像往平似炸炮齊鳴，鑼鼓喧天的那樣熱鬧，全村寂寞得像沒人住一樣，圍寨門上有兩個人，全帶着武器，在那兒守門。

『得勝！你知道今天晚上，是誰的班了，』幹卿抱着槍，蹲在大門基傍，打了一個呵欠，一手搔頭，好像無聊的問。

『上半夜是老陳家，和村正那兒。』

『咱們村絕無危險，前天賈連長家來啦，帶了兩個馬弁，腰裏全是跨着盒子砲，如果有事，他們就丁一陣哪！』

『也許！……』

『賈連長來的那天，正是他大哥和殿臣守門，一見了跨盒子的，把他們吓毛了！正要關圍寨門，開槍！可巧連長從車上跳下來，才認清了，喝！連長穿的眞闊呀，混身上下全是綢緞裹着！把他大哥喜歡的，連嘴也合攏不來了。』幹卿說得很高興。

『你說他大哥，你還沒看見他父親呢，今天早晨，穿上一件黑毛的皮襖，外邊罩着他那件，一年四季當禮服用的京青毛布大褂，又套上不知那裏來的瘦袖高領，身長最小還短着二寸的一件庫緞馬褂，見了人就作揖，嘻着嘴連說見笑！見笑！簡直的活是一個怪物，哈哈哈！』得勝說的時候，臉上帶點譏笑ㄨ神氣，還夾點忌妒的樣子。

『你說那個幹嗎，人家現在是老太爺，村正昨天請年酒，還有他呢，在去年，他給村正端盤子，用他嗎？』幹卿好像羨慕似的說。

『村正請年酒不是今天嗎？』

『不！今天是全村首事公請連長，假座村正那裏。』

※ ※ ※

在村正那兩明一暗的客廳裏，在明間靠西邊擺一張八僊桌，正面上兩把太師椅子，左右放兩條板櫈，全用紅色墊靠罩着，懸着的那盞保險燈，也盡力的放出他那光輝來，煤火爐藍色的火苗熊熊的燃着，上面燉的那壺水也吱吱價叫，由暗間簾子縫透出縷縷的二氧化炭和鴉片烟混和的滋味，令人觸鼻欲嘔，但暗間裏的賓主，早已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了。

『座擺好啦，』村正的姪少，暫屈作待者，請示似的說。

『等一等，連長吸完了這一口，就入席』：

……

『連長是客，當然是坐首席了，』衆口同聲說。

『好！好！恭敬不如從命，』連長毫不客氣的，並表示他豪放的氣概，衆人座次的謙讓，麻煩了五分鐘還未解決，到底還是連長指定的，大家才像奉了聖旨似的，鴉雀無聲的入座。

一碗一盤的菜，由待者送來，大家入座時是竭力謙讓，此時正成了反比例，每一菜來，便一齊動手，如風捲殘葉一樣，頃刻之間，早已空空如也，在禮的楊二爺看連長的面子，也開戒了，其實他的眞意，是想把他那年前從小學畢業的愛子，頻連長帶出去，也弄個小官坐坐，村正雖是拳高量雅，今天也輸給連長了，其實也不只他一位，開藥舖的容大夫倒贏了，因爲他是六指，有伸縮之餘地。

※　※　※

席畢後，室內充滿了歡笑的聲音，村正再將烟燈點着，第一位吸的，却是連長讓給容大夫了，連長吸一枝紅金龍牌的香煙，這烟是連長自備，倒背着手，踱來踱去，將袖口捲得狠高，有時將腿抬起，像開正步似的走，露出那毛茸茸狐腿皮袍，雙絲葛的棉褲，皮鞋有力的踏着磚地，鏘然有聲。

『連長這皮袍，是在北京城置的嗎？看着成色眞好，在這年頭，怕不值二三百塊，』趙八爺吸着旱烟，忽然被煙嗆的起了一陣咳嗽，從椅子上下來走到門後頭，吐出了一口釅痰，回頭來很和氣的說，不住的又發出，「喀……！」的聲音。

『不！現在論値五百塊也是他，火狐腿，上下一色，連袖子底襟都是一樣，怕是捨的花錢，還沒處買呢，這是前年在北口打仗的時候，由一紳士家徵發來的，那紳士姓錢，家裏眞富！就是金首飾一項，吾那一連人，每人分一件，還有剩呢，別的東西可想而知了，吾們的餉，總是一年一年的欠着，就是關也是軍用票，街上的行市一元換不到一二毛錢，其實吾們總是按現大洋用，吾那頂水獺帽子定價二十一元，給他三張十塊一張的軍用票，他再找回九塊現的，』徵頓，用食指叩去捲烟上的灰，又說：

『他家有一次墊餉，一下子就是三個全月，完全是現大洋吾，還徵發他一點字畫呢，有工夫時，大家去看一看，有一個中堂是董共昌寫的大草，眞好！……』

『到處可以徵發嗎？徵發是什麼意思呢？』村正坐在椅子上頭耳而聽，忽然發生疑問。『是的！徵發就是吾們到有錢的人家，或是支應局，檢着好的東西，隨便拿一點，不好的東西，送給吾們還不要呢，有時候還徵發人，來替吾們踹地雷呀！掘戰壕哇，送子彈哪！這樣！吾們算是最守紀律了，有一次在南邊有鐵縣一帶打仗，有一隊比字軍，不但徵發東西，及男人，還徵發女人呢，聽說十幾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除去死的不算外，當時那一帶的醫院，均有人滿之患，住院的完全是婦女，均患不良於行的病症！』

『唔！這樣嗎！……』靠火爐最近的一張小橙子上，坐的那位本鎮上警察所所長，年歲約三十以上，去年才從巡長升上去的，他是特約的陪客，很警異的說，同時並露出羨慕及信不及的神氣徵頓又必恭必敬的說：

『連長！』這一聲比小孩向他媽要乳吃，呼媽媽的聲音還來得懇切！

『…………』

『您……您再出去，……吾……吾也跟去吧……』所長好像比剛才吃飯還用力似的說。

『連長！來吸這一口，』容大夫將烟炮上在斗上，朗聲的說，趙八爺，警察所長，聽了這一聲，同時被他們自己的智慧所支使去給連長打門簾，所以不約而同，像撲燈蛾似的，急促奔來，那知被在暗間的楊二爺由內輕輕的掀起，彼此看了一眼，很失望的歸到原座。

※　※　※

村正也跟進暗間去了，連長躺在容大夫的對面，容大夫將煙槍送到連長嘴內，呼呼的吸完了這一口，室內立刻佈滿了一片濃煙，並很强烈的氣味，楊二爺斟過一盃茶來，放在煙盤子上，容大夫又繼續他那燒煙工作，將黑臭油似的煙膏，由釬子一滴一滴的挑起，向着燈上烤燒，不斷的發出「刺刺」的聲音，瞬間便成了橢圓兩頭尖尖像鼠屎般的煙炮。

『你家來好極了，』。這兒土匪正鬧的利害，簡直的親戚家拜賀節都不敢去，現在四鄉有辦紅槍會天門會的，全想約咱們加入，大家總是拿不定主義，您說怎樣辦好呢？敎吾看來，總算是邪敎門，』村正在炕的對面椅子上，正襟危坐，拿着二尺多長的旱煙袋吸着，等到烟油被燃燒的，發出「殺殺」的聲音，才將爐灰叩出，吐一口濃烟，好像討主義似的說。

『眞的是邪敎門，咱們不入也好，但是眞有些靈驗呢，如果不是吾親自經着，誰說吾也不信……』。

『那麼請您詳細的說說，吾們也長點見識，』容大夫插嘴說，同時肩膀聳了一聳，兩條腿也倒了一下，大蓋是在下邊的，壓得有點「麻木不仁」了，外間趙八爺，警察所長也同時輕輕的躡進來，分別坐在炕沿上，及門後頭的櫈子上。

『有一年秋季，吾正代理營長，奉了命令開到瓦縣去駐防，因爲佔住民房，與强使軍用票，合紅槍會衝突起來，吾們一營人圍着人家十來個人打，眼看着打倒了幾個，那知又起來啦，後來吾們架上大砲轟，像火球似的砲彈打過去，不是不炸，就是炸了也傷不了人家的人，後來紅槍會越聚越多，吾一看不好，斷了跑的快，不然眞危險哪！吾那一營人，回來的連一排也沒有，上邊給吾定了個喪軍殃民的罪名，只把代理營長開了，要是別人，就許槍斃！話又說回來啦，那次吾如果打了勝仗呢，不說代理營長，改了實任，巧了就許有團長的希望！咳！他媽的不走運……』連長像尤有餘恨似的，狠感慨的說。

『連長！不要緊，您的營長不出今年一定要升的，頭年臘月東屯裏張進士他娘出殯，請了一位南方風水先生看塋地，有一天從您那墳地前頭過，那先生便問，「這是誰家的，是一塊好地，」特爲的看了一遍，他說：「是鳳凰單展翅，主出二品大員的官，」他又說：「墳前頭那棵松樹，越茂盛，官越升的快！」現在這麼冷的天，那棵松樹還是碧綠，您說不升官，往那裏跑哇！』趙八爺忽然想起了這件事，又怕別人插嘴，搶他這一功，便「一氣呵成」的說完，但不禁又引起了一陣「咯—咯—咯—咯咯—……』的聲音。

『唔！……』連長聽了這段話，得意極了，隨着「唔」的聲音，翻一翻身，並將屈着狠久的腿一伸，不想把坐在炕沿上，正搜腸索腦的想獻媚連長的詞句的警察所長，一脚給蹬下炕去「咕咚」的一聲蹲了一個屁股，緊接着他又來一個「哼！」引起了全室鬨堂大笑，但警察所長，早像在操場中由臥倒姿式恢復立正，那樣敏捷的站起來了，這倒是他練習有素，也許是含着在連長面前顯一顯身手的意思，他又坐在原處，臉上的氣神，好像帶點「連長！您沒俀着脚？」但並沒講出口。

『您們老太爺，每天早晨必須到墳地繞一圈，他說：「有時候，看見一股紫氣往上冒呢，』楊二爺突破笑聲，補充趙八爺遺漏之詞。

『署長是二品嗎？』趙八爺想了很久，說了這麼一句。

『現在是中華民國啦，坐官不論品了，警長反正是不小！』警察所長表示他很明瞭官制似的說，並回頭看看連長，容大夫出去解手的時候，連長便升過去，楊二爺趕快的補了連長的缺，並嘁嘁低聲說說。

『吾……吾的二小犬，年前畢的業，您走的時候，把他帶去吧……可是。什麼時候走哇？』

『那好說，所長也想出去，剛才端盤子的，不是村正姪少嗎？吾看着也狠精神如果願意出門，就一塊吧，有官先得儘着咱自己人坐呀！哈哈哈｜哈｜趙八爺的大相公得勝，現在也開着啦，跟吾當馬弁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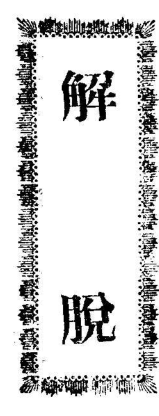
連長正說的洋洋得意時候，他大哥猛然闖進來，跑的滿頭是汗，嚇的面色蒼白，氣喘喘的，字也咬不眞切的說：

「城裏縣：：縣長派：：派人來拿你：：說你是：：亂：：亂：：僞：：連：：長……」

❖ ❖ ❖ ❖

外人

有某甲赴友家，値友外出，友妻待茶奉烟，甚爲恭敬，某甲曰：「如此客氣，嫂子是把我當『外人』了。」友妻聞之怫然怒曰：「我好心招待你，你反輕薄我！」正爭論間，友忽進門，其妻哭訴曰：「你交得好朋友，說我把他當外人！」其夫曰：「這是一句客氣話。」妻曰：「你這活王八，人家做你『內人之外人』你還說是客氣呢？」



解脫

郭文驥

一、

這幾天來我真煩悶得很，事情也不願做；終天到朋友家裏去談天。可是來往皮膚終要遭太陽的嚴威底反光而變爲有些痛癢，不若淡淡的明月皎潔得可愛。臥室裏桌上的文學書籍，狼狽得很。書廚內各種書籍，也一樣的東面一本，西面一本；好似它們都現出它們底懊惱來，它們的主人有好久不來撫弄它們，整理它們了，我一見了朋友，伊們的怪話又到了；什麼治章從上海有沒有信來，又是什麼我的福氣怎樣的好，同時一個人占着兩個美少年。我真怕聽了，怕聽伊們這些怪話，說來怪難爲情的。

靠近我臥室前面的紅色洋房隱藏在樹林裏，碧綠色的地毯舖滿在大地上，再加上沉默寂寞的天空；啊！這些美景，都不能拂掃我心裏的悲愁，我閉上眼睛都能描寫得出來，牠的美來；但是……。我常常的向窗外狂醉的呆望的緣故。

治章昨天有信來了。他信裏說明天就要回來，畢業的文憑也得到了。但是這樣的微風絲雨，明天怕沒有晴的希望吧?.早幾天熱得那樣，現在又下雨了。他到站時要受風雨了。怕不要因受風雨而感着寒噤顫抖麼?我想到這裏，發出苦澀而深長的嘆息。但是拿出他由信中附來的紫羅蘭花的照片，似乎他立在我面前，照片上花的裏面隱藏着，不禁也笑了。於是再拿出他的信來再讀一遍。

『親愛的蘭妹：

暑假由今天開始了。學校中昨天纔舉行畢業典禮，當地的名人(?) 來了不少。末後還有我們表演夏夜夢Mid summer Night's Dream來做餘興。

我打算後天乘車回家，那時同你就得會面吧！

上次寄給你的公園的風景片，該已收到吧！附上紫羅蘭花的照片一幅。……

……………………』

我纔看讀此地，兩頰上有點發熱，忽然我兄弟的聲音自樓梯下衝到耳邊來。

『姊姊！楊家表兄來了。還帶了許多水菓來。』

楊家表兄，是我祖母的妹妹底長孫，他是在╳地╳╳大學裏讀書，這還是從我祖母嘴裏偶而說出來。祖母也說過我們再結一們新親，三年前這風浪倒很大，現在比較好些。祖母看見我同治章很親熱，也不提起這事。不過在楊君的心裏，拿這句話看得非常。母親房裏一幅風景畫，的確不錯，我倒很愛它，後來，怕治章生出妒忌心，就掛在母親房裏。這畫就是他送給我的。我不忍心使他難過，所以也不拒絕他—過分的拒絕。不過，他常常送給我許多東西，倒使我很難為情地感覺着，我今天不下去也不好。不如下去吧，倒不要使他心中不舒服。

雜亂的情緒，在心中密密層層地互相偎抱，更與風作浪，引起了波紋後，終于下樓了。

他雪白的面孔，露着微笑，看上去他是很聰明的善于言辭的。

『密司黃：我們又半年不會了。』固然他笑着說，還同我行了一個鞠躬禮。

『請坐請坐。』我回答說，很不自然『太姨母精神好嗎?』

『很好。』他笑聲出來了。喝了一口茶。向我點了一點頭。

祖母同他的談話，自從他們聽見了我的皮鞋下樓的咯咯就停止了。現在，都泛出微笑。樓下的光線不足，比樓上黑暗，坐在裏面似乎很難過。祖母走過去將電燈機關扭轉。屋內的物件，都更為清楚了。

『你們校裏放暑假了麼?』他問：

『兩禮拜前就放了。你們放得倒很遲啊！』我回答他。心中又思念到治章的來信說「暑假今天開始了」的一句。

于是我兩眼從玻璃窗望外邊看，仍舊雨在落，心中殊為煩悶

『你們校裏飯菜好嗎? 蘭兒校中的午飯壞得很，價錢倒死貴。所以午飯的佳菜，我總關照廚房留一點給伊。你的家又不在╳地。倒很苦呢！』祖母問他，綴文的眉間愈其綴起來，兩眼幷成一條線了。

『還好。』他只用了這一點的話來回答祖母的一大批。不過他聽見祖母談到蘭兒，兩眼朝向我望。

他拿起草帽來，向我們告辭了。

『暑假裏常來頑頑，蘭兒在家裏也沒有事故呢！』祖母對他說出：

『沒有事時常來走走。』我不得不說這樣應酬的話。但聽見祖母的第二句話，有些面紅了。他怕不會看見吧！

回到房裏又感着落雨的苦悶了。不過腦子裏有了楊君的形象，我感着他是很和氣的。太和氣了吧?

二、

這一天的早晨，黑暗裏有一線陽光從玻璃窗透進來，大約四點鐘? 我已醒來了。翻來覆去地不能睡去。於是跳下榻來，在燈光下閱看一本小說；但總沒有看得下去，心裏又念着治章的歸程了。再過去一點二十分他可以到了他一別半年的家鄉來。但是外面的雨，仍舊落着，一下四天雨都沒有停止。天眞應該咀咒的啊！我又思念到我們認識的經過。

三年前的夏天，天氣倒同現在差不多，不過沒有像這樣討厭

的雨。我同我那天眞的妹妹到姨母家去。啊！現在妹妹已不在人世了，不過僅有的，一幅爛縵嬌小的面孔留在人間。

我姨表兄的朋友，他平生最欽敬的朋友——治章也在那裏。

表兄代我們介紹了：

『這就是你一位最佩服的「孤寂」的作者』表兄對着我告訴：

『青年著作家劉治章』。

『……』我向劉先生點了一點頭，我臉有點發熱了。心田裏實在欽佩這位年青的著作家。像他這樣做出「孤寂」來。誰也有點不相信吧！

表兄又告訴劉先生，笑着說：

『這是我的表妹黃蘭女士。你們都是同志——談到小說狂。』

表兄家的女僕人又奉上來兩杯濃茶；一面給我，另一就給我的妹妹，還向我的妹妹笑了一笑。

表兄同劉先生又談了許多關於××大學的話；上國文時怎樣逃課，怎樣……怎樣。我很勤願靜聽他們的話，怪可趣的談話；無奈妹妹要見姨母，我只好離開他們了，走時我同劉先生說了一句應酬話，他站起來微笑着送我出房間。我眞欽佩他的風韻。沒有一件沒有一件不現出他有美術思想的表情，舉動來。

吃午飯時，我常注意他嘴部筋肉的動作。

午後大家坐在廳前，表兄和他又辯論了；辯論太史公做的文章是否含有文學的意味；結果還是，劉先生得勝；我愈佩服了，他不但是一個著作家，他辯論的口才的確也不錯呢！

我們又開始吃西瓜，關於西瓜的神話故事，姨母又說出許多來。劉先生很有經驗似的，吃西瓜單吃一點水。我的妹妹吃了尤其多，差不多伊個人吃了大半個了。

這時，壁上的鐘告訴我們黑暗將來了啊！現在已五點鐘了。於是我們也就回家。劉先生還送我們到門口，方才回去。他很怕熱，常拿出手帕來拭他額上的珠汗。

我，眞的，再也料想不到我的妹妹在這天的晚上發寒熱了，祖母尤其比較我們更急；醫生請來了不少，他們的架子太大了。沒有一個醫生說這病是不危險的。母親急得很，向我咒咀，問我爲什麼領伊出去而不保護伊。我沒有話說，淚珠只從睛珠裏出來。兩眼望着妹妹；伊面孔變容了，兩眼要望上翻了，嘴張着朝着天似的；一切伊的表情都同以前活潑地可愛的妹妹不同了。從前的筋肉又好像被上帝換去了。屋中別的聲音都沈寂，只有哭聲。電燈也較黑暗了許多；這種天地，無不在表現悲愁。

第二天的早晨妹妹離開這世界了。啊！我的罪惡太大了。啊！妹妹，假如那天我不到姨母家去，你又怎能得着病根呢！啊！上帝，無情的上帝，值得大衆齊聲咀罵的上帝啊！假如我有一柄很快的刺刀，定要把你殺悼，還要殺你的走狗——死神。不，快把伊還來，送到伊身上去，伊的靈魂，伊的一切都恢復原狀。啊！……。

——我認識了一位文藝的著作家，現在失去了我可愛的妹妹了。這明明是我認識劉治章的代價呵！

家中自祖母以下，無不現出哀愁。姨母家的女僕人也因伊流

淚了。

——啊！我是極大的罪人，單獨母親的呵罵幾聲，這又怎能抵擋我所犯的大罪，雖是自殺或者被殺也不足以補償的大罪啊！

自從妹妹離開我們，一直到今年的夏天—三年了。母親祖母，一切家中的主角聽見有一位提起了這回事，或者隣家的小孩，眼淚終流出來。爲了這關係，常常在歡樂團聚的時光，立刻氣壓變成了孤寂的。

這三年內，劉治章先生常到我們家裏來，暑假寒假之中；我們因同好文藝而結合純摯的交情了。起先我到喊他劉先生，漸漸地稱他治章了。他因爲我名子只有一個「蘭」字，乃不得不喊我一聲「蘭妹」了。他告訴我什麼叫做文學，文學與情緒又有什麼關係；他又告訴我，英國文學家有那幾個，最好讀誰做的書；他又告訴我現在中國文學界的好壞處。恐怕他心中所有一切，都有極詳細且精的報告來告訴我。我現在對于各人做的文藝，明白了它好在何處壞在何處了。

三、

治章回到一別半年的S市來了。他在今年暑假，才得了上海C大學文科學士的花彩文憑。火車一到站中，這也出於治章及一般乘客料想之外的；雨暫時停止了，幸能安然的到家。治章的眼睛叫進去，精神一點也不有。他母親怕他一路辛苦，三次四次的催他去睡，不過似乎他不願意失去初到家時最甜美的一刻。

午後他來看我了。

臉上他倒長得很白，仍就笑容滿面；我一見了他，就問道：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早上仍在下落，你是否今天早上到此地，路上遇見雨吧？』

『沒有，那時，雨已停止了。』他回答我。一面打開紙包來取出一幅學生軍軍裝的照片。眞是威容得很。

『送我的嗎？』

『是的，我本想寄給你，恐怕遺失了。』

我順手就放在書桌上花瓶的左邊。我的照片本放在花瓶的右邊。他看見了愈起笑起來。

『好的，好的。』

『現在天晴了。我們到中山公園去玩吧！』他向我說：

他靜坐在我房裏，翻開我的書藉，看來看去；我也下樓去告訴母親一聲。母親只笑笑說：

『早點回來。』我兄弟要隨我們去，但被母親禁止了。

下了幾天的雨，現在晴了。太陽也從雲端裏照臨到大地上，現出異樣的光彩來。柏油馬路上也有一點地方雪白了。什麼人就算他煩悶到極點的，也要舒服了許多。中山公園的門口來往的人們，也着實不少。園內草地上沒有像從前那麼睡在上面的人，我有好多時不到此地來了。似乎綠草比較從前好看得多，裏面的一切風景，都好像有園丁來整理過。

我們走到池邊，池邊放着一條椅子，已經很乾了。我們一面看池裏的金魚，一面便開始，我們的談話。當我做在椅子上。

『下學期我預備到法國去讀書，但是母親，祖母爲了此事哭了許多次，伊們說：

「一劉家在從祖父母起，已經三代單傳了，假如你在海洋裏遇見了什麼不測。那麼怎樣好呢！好待你已經大學畢業了，就假如沒有事做的話，家中所有的，也足你一世的不愁吃穿。無論怎樣在未得我們的允許，不許你去。」治章先開口對着蘭說：『但是……』

『我並不是不勸願你去的話，不過，既然你家老年人這樣的意思，當然不去的好。』

『我一面想求點高深的學問，一面爲了我們的前途計；不得不如此去做。……』

『……』我沒有話答他，只兩眼望着池裏的魚。

『我想在現在社會上，大學生又能算得什麼？我曾經將這層說給我母親聽；畢竟敵不過伊們愛子孫的心腸中的意義。』

『……』我仍聽得他講下去，心中含着喜悲。

『我又想在我們結婚之後，我到外國去。』『他笑起來了。

『……』我也笑起來了。這時，我抬起頭來，望望他的臉，他用手帕拭額上的汗了。

『我們到那邊去走走吧。』我對他說：

我們站起來，在公園裏走來走去；遠望着落日的餘輝表現出異常好看的光芒來。

他又同我說：

『你的照片放在抬子上一張，願送給我嗎？』

『願意的。不過我沒有一張是好的，很難爲情地送給別人。』

『只要是你的照片，我都要。』

我們在園內又談到他校中的情形，他校中左近的中公園的作罷飆毬，只談到天黑了，太陽完全離開了東半球，我們方各回家去，臨別握緊着我的手。

光陰過得眞快，又到了秋季。治章到南洋羣島去謀職業去，後來，據他的來信，說做一家中學的中文敎員。並且希望我們能在短時期內結婚，他可以告假回家的。他又勸我能到南洋去旅行更好。

四、

楊家表兄的祖母，近頃常到我家裏來，我先不曉得什麼事情，過了數天，祖母便談到這件事。

『這件事我無論怎樣都不可以。我已允許了劉治章了。無論楊家幾何富，我怎樣可以享福。』我同答說，眞要哭了。

我眞也料想不到這時素來慈祥的祖母，母親都變了本來的性情，硬要我允許。伊們要打我了。說我不聽伊們的命令。

室中靜寂了。母親又說：但是面孔和氣了。

『蘭兒，做上人的，不會把苦給你們吃，只有代你們謀永久的幸福啊！』

幸而這時，姨母家的表兄來了。否則我眞永久解不了這種圍困。

這樣過去了幾天，同平時一樣的。我以爲這風潮可平息了。

啊！伊們太毒心了！就毒在此地。

一天早晨，兄弟走到我面前來，告訴了我伊們的計畫，這都是他從伊們口裏聽來的。昨天在姨母家裏已同楊家行了定婚禮了

。他並且問我照片爲什麽給伊們呢！

我眞愚笨極了。桌上的我的照片已不放在桌上了。

我決定離開伊們。謀我底解脫。

五、

我住在南洋已經一禮拜了。一天，從報紙上看見伊們尋我的廣告。但是也已經太遲了。啊！祖母，媽媽，我生活上的運命，我願接受了。我只咒咀無情的上帝：祇要把我生早幾十年，那時舊禮教還有控制的權威，幼小者對於長者只有服從；或者把我遲生幾十年，那時個人的事由個人經管；我是怎樣的幸福呢！可是偏把我生在這新舊交替的時間，叫我敏感而且高的人，發生了大浪，我又怎能不咒咀你呢！　十六、六、十九寫完于南洋大學

※　※　※　※　※

□嬰兒身有龍紋

渾身上下五爪金龍

（呂弓）

嘉定屬安亭鎮。陳某妻。日前舉一男。有青紫色之龍紋兩條。龍首居胸口。身尾蜿蜒兩臂。中有一珠。狀如菉豆。俗謂二龍搶珠。一時傳爲異聞。有謂主貴。有謂必係妖孽。其父母則莫衷一是。仍加意撫養云。

梅君

（續）

水澄

槐蔭滿庭，榴花照眼，櫻桃桑葚的叫賣之聲滿了大街小巷；這分明是提醒人們，端陽佳節就在眼前了！

梅君每日的生活，除却聽花問月之外，沒有繁擊神思的外緣；正是閒若海鷗，靜如雲鶴！如此境界，假如天公把牠付與那縈縈役役，奔走衣食的人，使之解脫萬有，一無掛碍；則此人眞要叔夜攜琴，煙霞自適；淵明對酒，禮義莫拘了！天公旣賦梅君以冰雪的聰明，蘭蕙的儀質，如果給伊找一個洛陽年少，東都妙齡的人，叫他朝朝暮暮的陪伴著梅君，使他們歡娛永歲，恩愛一生，則梅君或恐撫心飲泣，自嗟薄命呢！乃竟把伊這樣的靜鎖深閨，使之相思莫寄，魂夢難通；則伊當著惜花起早，愛月遲眠的時候，那能不窺形弄影，手拏著菱花鏡兒，失聲長嘆呢；如此的妙人兒，天公偏偏付以如此的淸涼境界：天公之慳嗇，於此可見一斑了！

這日，梅君午夢初回，情懷鬱鬱；慢慢的打開一封信看。這信是劉媽偷著送給伊的，幸而老主人沒有覺察著，故未經檢驗，一逕送達深閨。 梅君看外面寫的字體，十分秀婉；用的是女子師範的信封；可是分辨不出來是那位女友寫的。

「這是誰寄來的這樣長信？」——梅君打開信一看，信紙雖則三張，但是有時一行改作兩行寫，一行之內自上至下密密匝匝的又足有一百多字；心中頗爲驚訝。連忙看最後一頁所署的姓名；乃是「君之忠僕李春浦敬覆」九個字！梅君慌極了，忙著把全信嚴嚴密密的放在牀被之下，開門向樓下看去；依舊的蔭槐滿庭，榴花照眼；外此，毫無聲息。又躡足躡踪的用耳細聽祖父的書房，也是毫無聲息；祖父還沒回家呢。 這纔急回室內，取出信來細看。剛看見「梅君仁姊小姐賜鑒」八個字，心裏便突突的跳個不住；底下的字，任憑怎樣的細看，也看不明白；兩手的汗雖然總是用手巾來擦拭，總是不能拭乾；直收攝了好半日的心神，纔慢慢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細看下去。

浴能歸來，夜已逾午，不能但眠；坐聽鄰家梵唱，正以人生無常，蘊大悲苦！侍者倏以一快遞之郵件進，取而讀之；我之不能就枕者，更且不能就枕矣！

翌午，赴所示茶樓，恭候多時，仙蹤竟杳；探窗倚門，靡衛莫卜；良夜欲央，始悵悵而去。

第二三日午，又兩去探詢：桃花

落後，洞口雲迷；燕子不來，空梁泥墮，零涕而反！

屈指已過旬日，想仁姊早返尊府；故不揣冒昧，敢布腹心；惟幸憐而教之！

阿浦自來津後，終日作書；並接洽放洋留法事，日無暇晷。然偶一休息，則仁姊亭亭倩影，即宛宛於面前；惟此宛宛，而阿浦之疲茶，乃能漸趨於回復。

仁姊身世，如此孤寂，令人喟發！阿浦一身傲骨，四海無家，每以不得女友為苦。仁姊知之！浦年已二十六，求鳳猶未就也！仁姊而果肯與浦作終身之伴侶者，浦縱引車賣漿，亦必有以報仁姊；即不然，南走越，北走湖，以一人活二人，想不至因餓斃死！

人生如輕塵棲弱草耳！仁姊嗜美術，浦亦嗜美術；仁姊喜畫，浦亦喜畫；我二人而能比翼齊飛者，願長誦「白頭不相離」矣！

浦在津仍居戚家，仁姊果不河漢鄙言，請先覆一書，浦在津必為仁姊營一妥善之居地；浦當即日南旋，部署一切，然後北迎吾姊，雙雙南下；令祖縱知之，微論木已成舟，成事不說；且浦亦非下愚，終不能被棄如溺唾！

梅君信未看完，早已心花怒放，肺葉橫顫；不知是歡喜，是感激，是羞愧，是畏懼；那眼淚早就瓊瑰盈懷了！

※　※　※　※

六月中旬，午後五時，一車載小箱前行，一車坐女郎尾之；一逕到法租界耀華里了。紅樓櫛比，令人神爽，女郎時翹首四顧；既入耀華里，女郎乃下車步行：這就是去家而來津赴其新居的梅君小姐；但是現在改了稱呼為徐太太了！

梅君至一門前，見門側有「徐寓」銅牌，乃叩門；門啓，一女僕肅之入。門內即為客廳。布置灑然，見一年約四旬之婦人坐於桌旁，貌頗恬靜。

『這位就是徐太太了！我得見太太實在欣幸之很！請坐，吃杯茶罷！』！這婦人看見梅君進來，早就欵欵的迎上去。上下看了梅君幾眼，滿面生春的說。

寥寥三四語，然而態度的和平，音調的委婉，竟使梅君大為感動；於是歡悅之氣，總把臉上已經表見出來的或是仍然潛隱在內的一團羞澀之氣，給遮著了。

這位婦人是個孀婦；原也是女學生；伊的丈夫姓秦。伊對人誠摯，每與人接，則和氣溢於眉宇；一雙水眼，每一看人，人即為所感；伊的眼睛好像是告訴人家說：「我已經熟識你了，我是很愛你，！」伊的辭令是質白易曉而雜以詼諧的；所以人自易與之親近。

梅君啜茗時，周看室中；梅君在家時，家裏的布置，幾於全被「莊嚴冷靜」四字所支配，今覩此室，心頗愉悅：有半舊的書陳于書架；設色鮮明的一幅甌香館牡丹懸于壁上；壁畫之旁放著兩盆玉色的鮮花，香氣蓊勃，沁人心脾；花盆中間供著小小的一座蜒耳式鎏金色的宣德鑪，花影映移，燦爛變光；一縷縷搖曳之香煙起於爐內，泛在室中，結為寶篆，漾漾的散了；外此各種的設置，都能井井有條。一隻

黃色細毛小洋狗，臥在秦氏之旁，豎起雙耳，好像是伺候主人的一舉一動。

「這個小狗很好，叫什麼名字？」——梅君慢慢放下茶杯，伸手輕輕的撫着狗頭，狗不提人，亦不吠生客——梅君笑著說。

「徐太太也愛小狗！牠的名字叫栗子，跟隨我差不多三年了！我想和這不會說話的東西作朋友，很好；因牠既解人意，且能不欺；」

「秦太太！我很盼望你能幫助我！我初次來天津，人地生疏，處處需人指導。我的先生——梅君說至此句時，兩頰頓泛紅雲，偷眼看秦氏，秦氏如故，這纔接著往下說；讀者諸君知之，梅君之呼「我的先生」此實第一次——說，秦太太之爲人是最好不過的，叫我事事都來請教的！我這次來津，專爲研究美術，尤其是圖畫；在津小住，等徐先生回來，我們便要放洋到法國去了。現在所急于請教的就是天津這個地方，要研究美術，什麼地方最好呢？」——梅君立刻顫著聲音說。

「徐太太眞客氣！請你先歇息歇息。回來我引你上樓到你們的寢室看一看去。徐先生前兩天回南之時，曾託付過我，叫我幫忙一切的；並叫我先介紹你到學校學習美術去。」——秦氏微一鞠躬笑著說。

「你從前入過學校嗎？」

「我在北京美術學校念過兩年書。」

「那更好了！明天；明天是禮拜，後天能；後天你拿著成績證明書連同最得意的畫稿，跟我到學校去；請學校的教職員審查審查你的程度，看是入什麼班次最合適。」

「謝謝你！什麼班次我都願意。還要請教，從此地到學校去遠不遠？」

「不遠！你既然當過學生，自然會走路的；一走就走到了。我平常總是這樣想，走路最有益於人的；我常勸人多走路少坐車；我同栗子每天飯後走路一小時。就是坐車，也不要坐電車的；天氣漸熱，電車裏的氣味也太壞；天津的電車又同上海不一樣，並沒有頭等；人多氣悶，容易生病。天天走路，不過容易跑壞鞋子；我總願意多花鞋錢，不願意多花藥錢！」

秦氏這一段話，直說得梅君笑不可支！

「徐太太！我引你上樓看一看去罷！」秦氏話畢遂與梅君相將登樓。

梅君一看樓上，也是前後兩間；後邊的一間是寢室，梅君一眼看見大床，兩頰早又飛紅，心頭亂跳，眞不知如何是好！

「徐太太！你的那隻箱子，我給你放在這兒了！」——此時先前在樓下開門的那個女僕，指著床邊，笑向梅君說；梅君笑著點頭，直著走向前一間去，臥椅等物，布置的各得其所；壁灰全用淡青色：：：凡此種種，全是以證明是美術家的書房。憑窗遠眺，可以看見許多形勢相同的紅色樓房。總之凡所見聞，均與梅君以極快活的印象。

「你上學的時候，可以畫畫，回家時就不用畫了；寧可和我多說一會兒的話呢！」——秦氏笑著說。

「我剛纔所說的，無非愛護你的意思；你有什麼事體，都可以和我商量；我敢說，你和我作鄰居必定和美的；閒了的時候，我很願意聽你說你的經過的事體；你可以隨便的指使我；就是用錢時，我也可

以設法通融的；徐先生說了，大約一個月的光景他纔能轉來呢！」——秦氏又用手輕輕撫摩梅君之肩。

「眞眞的！徐先生那樣人品，纔配得過伊呢！」——秦氏一面說著話兒，一面的仔細的領略梅君：見伊寶靨含赬，香腮流潤；小腰秀項，著實的撫媚風流。

「我是很孤獨的人：：：：我的先生：：：：我們結婚：：：：：：」——用眼看了看秦氏，接着說——「我眞是孤獨的人！我不幸五歲之時，先毋就死去了：：：：：」

——梅君聽了秦氏的那一片話，著實的感激衝口而出的這麼說，伊的話雖是若斷若續；伊的眼淚已如斷珠般一顆一粒的晶瑩旋轉著滾了下來！

「你先好好的歇息歇息，回來樓底下我們一齊用晚飯罷！」—秦氏歎息著覷了梅君幾眼，忙著輕輕的用自已的臉，偎了偎伊；然後說。

梅君俟秦氏去後，打開伊的箱子，取出幾件應用的物品；這時那個女僕又捧了一盆臉水，伺候著梅君洗臉。　梅君歇息了半日；起來，又把裏外兩屋的原有設置的物品略改了改方向。

梅君這一夜，覺得心境安穩了許多：對于未來的事，絲毫沒有畏懼；對於背祖潛逃的事，也絲毫不覺愧悔。

電燈止了，月色入窗；梅君憑窗而立，遠瞰江五處燈火晶晶放光；舉頭對著那「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的已虧而猶未過虧的昏黃之月；不覺的歎道：「從今以後，我算是取得眞自由了！」

梅君初次睡在大床之上，雖然前昨兩夜因計畫去家而未能安睡，此時正在低迷萬分的時候；但是伊的心魂著實的飄蕩了半日，纔能入睡呢！

約莫過了兩月，春浦雖常有信來，報告在杭清理各事，布置一切，不久可以北來；但是梅君總以不得見面爲恨：晨占夕卜，大有「閒坐珠樓，好音難盼」之苦！不過女子的心理與感想總和男子不同：女子在未實行婚配之前，雖然戀愛男子，也不過是理想的愛；一旦婚配了，其戀愛的程度，乃能突過於男子：梅君既已入了學校，能夠再作學生，雖然渴想春浦；但是學友往還，移愛於美術，却也慰解了許多！

每日入學回家，總是研究圖畫；這種毅力，秦氏頗爲歎服：梅君此時，所談所想，無一而非圖畫，執筆則作畫；在家則讀畫稿；有時看書，也祇是討論美術的書。

「你不要把你的性命度的如此之快；你又不是明天就老：何必忙在一時呢：：」—秦氏見梅君那樣的天眞有趣，則極意撫慰之；見伊如此的勤奮好學，則又極意勸解之。

嗟乎：讀者諸君！梅君去家來此，久亦知悔，也有許多的難言之隱；伊固然愛畫，但也不必這樣的忙；伊之所以必要如此者，乃欲使此心一時一刻都不得閒，則睽違祖父和盼望情郎的種種情緒，都可以因之而減殺了！雖然如此，可是歸夢飛沈，傷心斷續；舊時衣嘖，不知不覺的也就寬放出二三分了！

這一日梅君歡天喜地請了一天的假，早早的跑到碼頭上去接李春浦；見面之後，眞是說不出的悲喜交集！

梅君續假不已；假期之內，除去伊偎傍著春浦雙雙外出游玩，就是春浦傍著伊而雙雙的室內調笑；歡娛日短，流水般過

了一個多月。梅君則一縷秋螃，偷得新曲，五湖春燕，漫賦陳思，恍焉惚焉於神僊之妙境；而李春浦則竟已被冥冥中之造物者判作罪人矣！

秦氏把他倆如此的恩愛纏綿，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夜間明月照維幃時，也不知道流了多少酸心之淚：因而「憂愁不能寢，攬衣起徘徊」；便要失聲於「一身有違父母託，九泉無路追多才」了！

※ ※ ※

自從梅君和春浦兩人南旋之後，秦氏頓覺失了一個好的伴侶，早晚寂寞萬分，常常的孤燈流恨，殘月結愁，盼望來信：起初信還來的勤；後來漸漸的少了！有時秦氏想起那日車站上送別他倆時，梅君最後哽咽著說的：「我們再會罷！請你替我倆留著那兩間樓，早晚還許回來；如果回來，我們還要住在一起！」因把梅君那種活潑可愛的神情態色，在腦子裏仔仔細細的溫繹上幾回！

臘鼓催人，驚心歲月；一年好景，幾於又要蹉跎了！梅君的信直如農夫所盼望的雪，雖然家家戶戶都貼著「鵝毛大雪」「大雪紛飛」等等的黃色紙條，却終於是杲杲出日！秦氏之盼信，直盼得望眼欲穿了！

這夜北風刮的奇緊，租界裏的電燈一齊都滅；秦氏一面催著多升爐火，一面尋找洋燭；女僕應著叩門的聲音放下鐵鏟而前去開門；黑漆漆的院裏，突然走進一人。這人藉著爐火的餘明之照於四壁，辨認出來秦氏是正立於室之一隅；便一逕撲到秦氏的身上，秦氏嚇極了，倒在床上：栗子狂吠起來；這人用力握著秦氏的手，倒在秦氏的懷裏；秦氏幾于要大聲喊叫了，纔從「姐姐是我！」的悽悽切切聲中辨認出來是伊那望眼欲穿的徐太太。栗子頓時因爲前前後後的嗅了幾次也不吠了，且是搖頭擺尾的歡迎。妹妹！你先放開我！等我燃好了洋燭，我們再說話兒；偏偏今夜的電燈又作祟！」——秦氏又驚又喜，熱淚奪眶而出，連忙著說。

「姐姐！你竟先別：：：：在這黑地裏我纔好盡露吾隱。」

「妹妹！你這有什麼隱情？你享的是如花美眷，過的是似水流年；你還有什麼傷心的事！」——秦氏嚇極了！便說。

「原來他：：：他早就娶有妻室；妹妹給人騙了！」——梅君好容易哭了出來，祗說到此處，兩手頓冰，頭便倒在秦氏的肩上；再也不聲響了！

十四、五、十二、夜雨中脫稿。

十六、七、五、夜半修正。



紐約大熱趣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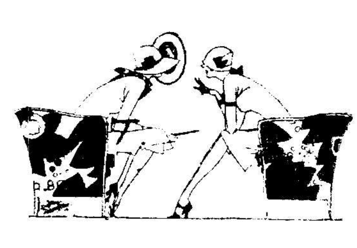
（農花）

今年夏季。紐約大熱。據科學雜誌所載。謂近十年來猶第一次也。因此社會秩序以及生活情狀。隨之大變。其中頗多趣事可紀。今迻譯一二。以供談助。

△閉市避暑　商場市廛。店肆櫛比。熱度尤高。更令人昏悶氣塞。店夥職員。多熱不能耐。曾要求主人。閉市數天。藉以避暑。初各店主猶躊躇不決。繼以顧客亦復寥落。雖終日開市。營業衰頹。蓋皆以天熱而怠於出門故也。今除若干日用必需品之商店外。各皆閉市。店門處。都貼一紙。曰『閉市避暑』。因天熱閉市。實開紐約之新紀元。至若干未閉市之商店。則店夥員役。薪工加倍。而工作時間。較平日減少一半。不意紐約市場。爲天熱故而呈蕭條幽靜之景象。此甚足紀之一事也。

△臨時涼穴　一般投機商人。紛紛建設涼穴。穴形各異。紐約荒郊附近。隨處可見此種新奇涼穴。惟入內避暑者。以中下社會中人占多數。價以日計。彷彿海濱旅館也。亦有公司商店等。專爲本公司本商店之員役避暑而設者。入涼穴。暑氣全滅。精神清爽。聞爲一科學家所發明者。今年猶第一次試用。如此盛行。或非該科學家意料所及。紐約土人。呼此涼穴曰夏室。此種夏室。究用何種特殊方法以建築。該科學家以未得專利權。猶守秘密。今夏紐約全地之夏室。蓋爲該科學家一人所包攬構造者也。

△沉寂市街　紐約市街。素稱繁盛。車馬行人。日夜不絕。茲者以天熱故。情形大變。入街市。人影絕跡。車馬亦偶一遇見。入夜。始形熱鬧。然較諸清涼天氣。其繁盛狀況。猶不及十之三四也。



約指（續）

夢湘

「消遙津原來作如是解，眞是愧煞古人了。」他眯着兩眼發笑，祇看伊要說些甚麼？那時台上的藝妓，還在一搖一擺的唱。

「你看，這個女人一定生得不漂亮，不然伊就不在臉上塗花樣了。」伊指了台上演唱的藝妓說：

「這是演這齣戲的規距，不一定伊就長得十分不堪。」他知道伊最嫉妬他說別的女人生得好看，故意這樣答伊。

「不信，等伊下裝後再看。」伊固執着成見，對他的意見，不肯輕意的表示贊同。

後來那個藝妓，果然下了裝，到他們隔壁的一間包廂裏去看朋友，伊順便指給他道：「你看，伊的面貌是不是很醜，口生得太闊了，臉上還有些殘沙。」

「自然，比起我愛來，是差得太遠了，」他點着頭笑向伊。

「誰又讓你說這些淡話來？」伊瞪了眼睛發嗔。

「算我說錯了，好不好？」他表示告饒的意思，那時戲已竟將完，座客紛紛向門外走去。伊也穿了裙子，拉了他一邊說笑，一邊走路的，回到飯店去。

這是多末美滿呵！多末令人沉醉呵！他從前那些「乾燥啊！」「渴啊！」哽在喉嚨發不出來的，反抗孤獨生活的口號，在這靜悄悄的夜裏，一些也不感覺壓迫了。他祇覺得伊有磁石般得吸力，引得他左右不願離開伊。那時他的神經組織非常奇異，想像力非常神秘。他心中祇喚着「美呵！美呵！」

五、

甜蜜的光陰，總是過得很快。伊再過一天就要回北京了，他曾準備了些錢，替伊算飯店的賬。並且借到手下了幾十塊錢，替伊買零星物品。但是伊看起來，非常闊綽，伊並不需要他所替伊準備的錢。伊似乎有大力的後援，在慫動伊。他知道T君是華僑的子弟，他知道在經濟力上同他的情敵較量起來，還不足九牛的一毛。他確乎知道金錢是愛情的仇敵，增加一分金錢，即減少一分愛情。所以他更不願在愛情中間，攙雜上金錢的成分。他不曾帮助伊一文錢，伊的皮篋裏面已經滿裝了貴重的物品。皮的高跟鞋呵！繡花的綺霞緞呵！華美的衣料呵，眞是耀眼光明。他又是自慶，又是自愧。他不知道對伊應當怎樣作纔好，他在一些女人氣味也沒有的床上，反來覆去，一夜也沒有睡得三點鐘的覺。他那卑汚的思想，時起時落，他想在他回到寓所以後，T君該不會到飯店和伊同

眠吧？自己的愛人同人家接吻的恥辱呵！在他的想像中一幕一幕，畢現在眼簾。如同T君眞正睡在伊的床上，並且互相擁抱了故意給他一場羞辱一樣，他披起衣服走出門來，叫了人力車，一直跑到飯店門口，想到伊的房裏看個究竟，但是臨進門時，他的勇氣沒有了，他自己責備着自己：

「夢湘！你的思想是多末卑汚呵！假若純潔的T君，也如同你一樣，猜想你正同伊睡覺，你心中該怎樣的負屈。」

他良心發見時，自己總是責備自己。他一聲不響的自己溜了馬路回到廁所了。

次日清晨，又跑到飯店。果然T君在那裏，T君是多末溫厚而誠懇的人，多末天眞瀾漫和藹可親的人。雖然T君是他的情敵，在不受到任何感觸的時候，他一般的覺得他可愛！

「你方纔起床嗎？我們正在，等你吃飯，你總來不了。」T君似乎埋怨他來得還太晚。

「昨天晚晌睡得太遲了。」他懶洋洋有意無意的答了一句，他想，「你？」「我們？」這兩種字眼，很有味道。正如同石頭記中要人向時髦講話的口調，眞的「誰是我們？我們是誰？現在還沒有怎麼樣，就你們我們的了！」他心中雖然懷了些嫉妒的思想，但是表面上仍舊現着很愉快的樣子，接着又談了一陣。昨晚在落子館的事體，又說回寓時候已經不早了，到家之後，又會了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所以清晨起得時間太晏了。

他們三個人一同跑到同樂春，要了很簡單的幾樣菜。他坐在中間，T和伊坐在兩旁，正如同大餐棹上的Host與Hostess一樣。席間只是講些晚間應當吃甚麼的問題？吃完飯後，不大的工夫，他因爲辦公時間快到了。便獨自回去，伊帶了T到市場去買東西了。

在晚餐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了一種很顯明的證據。就是T和伊的中指上，都套了一只黃澄澄的金戒箍。這件事在他腦筋中起了很大的波浪。他看了這種情形之後，不知怎麼心中發生了異樣感觸。他的眼淚好像塞滿了眼眶，流不出來，他的頭暈得幾乎甚麼都不知道。他覺得房屋也在旋轉，他不知怎麼，覺得非常恨伊。尤其加倍的恨T，伊同他說話的時候，他祇是用悲慘而譏誚的口調答伊。T同他交談的時候，他如同一個戰敗的囚徒，祇低了頭答一個「是」字。他臉上都漲紅了，羞恥心一起一落。垂了頭使他的淚綫倒流，他想伊這一次來天津，恐怕不是單純的問題。在這兩個約指上，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意義。伊欺着他不肯說出使他傷心的一段歷史。伊大概因爲環境，經濟，家庭，地位。運命，的種種關係。不得不嫁給T了。伊嫁給T是再好沒有的事。伊是個荒謬的暴君，T是個柔順的羔羊。這種結合是多末自然呵！

這約指當然是爲訂婚而用的了。既是訂婚，爲甚麼不套在約指上而套在中指上？爲甚麼不始終密秘，而在頻行時故意給他看見？爲甚麼伊不向他說明，祇在這有意無意之間，表示給他看？伊不但沒有異樣的舉動，對他反到格外的親熱？T非但沒有嫉妬，反而充分的賜與伊和他親熱的機會。伊愛T，T也愛伊。他在中間，究竟不大相宜。況且年來他所努力的事業，不容女兒之情，消磨自己的志氣。他這

時心中雖有餘恨，已經消滅大半了。

他一刻也不願意同伊在一塊兒，他不願意再承受伊那虛情假意的愛。便跑回自己的寓所，欲哭無淚，欲號無聲。他如同木人一樣的呆，不知道是喜是苦？他不知道是回到家裏，還是睡在外邊？朦朦矓矓的睡去，他在睡眠中得了一個很不吉祥的惡夢，使他精神上感到異常痛苦。直到他醒來，還沒有脫去那種虛幻的印象的恐佈。他祇憑了運命之神隨意撥弄。真的，他對於現在這種應當痛苦的事體，並不感覺甚麼？不過懶懶的木然的死屍般躺在床上，不願意動顫罷了。

他處在這悲慘的境遇中，無論吃煙吃酒，都解不過他的無聊來。他的抑鬱之氣，怎麼都發瀉不出來。不由的提起筆拿了信封信紙，給伊寫了一封信。

「我的親愛的S：

我願意宣揚我久積的抑鬱，擺脫我目前的痛苦，掃除我脅威，興奮我意志；我當以給你寫這封信爲最大急務；我懷了這方寸之刃，以人類通性及時代良心，爲後援。如果進而取之，何堅不克？退而作之，何志不展？，我今天宣言，不再伏服在你的石榴裙下了。

你知道，當我想像你和T君擁抱接吻的時候，我是如何的痛恨和嫉妒？我將要迸裂出來的心，如同槍裏的子彈一樣，像把你們打死在一塊兒。但是我看到你們的約指以後，如同臨陣的將士，受了敵人的猛烈的反攻。使我倒在臥床呻吟，再也不能起來了。我已經中了敵人的毒彈，我是已經不中用的人了。親愛的，你記着，我忘不了，你就是引導敵人暗中襲我的奸細。你就是我最痛恨又最親愛的敵人的奸細！

你是怎樣的希望我，讓我努力求學，得一張畢業文憑。讓我努力社會事業，自己掙一個立身地步。你所囑付我的事，刻刻沒有去懷呵！如今我這飢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的文憑，已經到手了，幾年來在社會上受盡了痛苦，也掙得了一個飯碗了。但是，我的S！你已經整個兒的把我的靈魂摧殘了。要不因爲你，何必終天勞頓奔波？要不因爲你，何必整日兢兢業業？我失掉了你，如同星辰之無光，如同日月之不行，如同真理都變成虛僞。我是怎樣的難過，是怎樣的百事無味喲！

S你這樣作來，實在是與鼓勵我，我從此當把殘餘之身，貢獻給社會。我的嫉妒已經無所用，我在你們中間摻雜着，只是覺得罪惡。我將海角天涯，孤獨飄泊。我不願意再防碍人家美滿的姻緣了。我把你的好意，整個兒奉還。在我的職分以內，你要我幫助你的事，我仍舊願意爲你效力。

我的天國中之僊鳥，我要再對你有一分留戀，就足以增長我一分罪惡，尤其是在你們交換約指以後。更使我不得不望而卻步。我沒有金錢呵！我沒有勢力呵！我沒有才學呵！我沒有能力呵！唉！一切都怨我自己呵！

恕我這末次的對你無狀，祝你和T君永遠的幸福！

夢湘十九日下午。

他寫完之後，就命傭人送到飯店去了。他想像着伊看到這封信時是如何的傷心，他自己也伏在枕上，嗚咽着哭了。

翌日清晨，伊要回北京去了，他的神經已經很清楚。他偕伊到法界菜市，買了些海品，贈給伊的老太太。他平心靜氣，一些火氣也沒有了。但是伊和T手上的兩只約指，仍是時隱時現在他腦膜上映着？

一九二七、八、三十一、下午、脫稿

手帕之變化

（明　月）

人們的裝飾。是隨着時代。潮流變遷的。現在奢侈時代。裝飾也隨之而奢侈。單以女子新妝而論。確是鬬奇爭怪。日新月異啊。那麼新妝還是大者。今把一最微至小之東西的變遷史。記在下面。可見萬物改變的速率之一斑。那微小東西。是手帕兒。

△長的　記得十幾年前。男子們手帕兒。長至尺半許。宛如無柄的長旗。有時摺成一塊。揩在手裏。有時放成一條。披在肩上。這種帝國主義的大手巾。夏天却是風行一時。材料是黃麻布的。這時女子的手帕。多是杜做的。或由綢製。或以布製。大都揀嬌嫩顏色的爲材料。如緋色。玫瑰紅色。茄花色。桃紅色等。白色是鮮見的。手帕兒的面積大如新娘頭上兜的方巾。手帕上有花有鳥繡的。這時尚未發明哩。綢手帕的四周。却有鬚頭的。

△方的　男子們的長手巾潮流過了之後。風行一種大而方的手帕子。要比淘汰落伍者。只及牠三分之一。這種手帕。都以布做。一則用以揩汗。揩鼻涕。揩：：：則用以包東西。比較以前便利多了。女子用的手帕兒也進步多了。印花綢的。印花布的都有用了。印花布的。種類最好。有顏色底而再印花的有本色底而印鳥的。最希奇於當時的。是印着一方一方有人有字的東西——撲克牌。她們把這種心愛的手帕兒。套在右面襟際的第二個鈕頭上。做一種美麗的裝飾品。走到風裏。隨風飄蕩。煞是美觀。

△中的　一兩年前。男子們手帕。又變小了。比以前的小了一條四周邊。從店舖買了回來。倩人繡上一個洋字或姓名。那是新派的學生。大都喜歡如此的。這是女子的手帕兒。種類多得如恒河沙數。不勝枚舉。印度綢花手帕恰在此時流行的。穿西裝的男子們。喜把一方鮮豔的手帕。插在左邊的小袋裏。露出一角。女子們恰恰揩在手裏。倘若手裏拿着、包東西。那麼手帕連手帶物的裹着。插在襟邊的。是婢女實行了。

△小的　現在風行的手帕兒。不論男女的都縮得更小了。男子的白色布上。四周有本色花。約七八寸見方。女子的白色布上。一角有彩色花或顏色底的。或各色綢滿地落的。圖畫、案的。五六寸見方。滿印嬌豔的花底荷葉邊小手帕兒。不過她們不是用以揩汗揩粉、恰是右肩上第一個鈕頭上的裝飾品。遠視之。宛如一朵斌媚的花兒。

時人彙誌



戈公振

戈公振。年三十六歲。江蘇揚州之東台人。沈默寡言。好學深思。民國元年入上海時報。佐狄楚青規畫館務。井井有條。稱上海報界健將之一。旋創辦圖畫時報。開上海新聞紙附贈畫報之先例。民國九年。發起組織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君被舉爲會長。嗣担任國民大學等校新聞學教授。著有新聞學撮要一書。十六年春。君以在時報服務。滿十五年乞假赴歐調查研究新聞事業。八月。日內瓦開國際新聞家會議。君以中國代表列席。

中華滙業銀行

資　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貳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横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　行　北京戶部街

分　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計算課文書課

總經理室

京行電話

營業科

出納科

文書科

東局

四五九

二九六九

二九六七

二二七四

三九六九

二二七八

二五七四

三三〇八號

總　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